

說小擊技篇長

# 武林俠蹤

冊四第

著因證鄭



鄭證因著

武林俠踪

第四集

勵力出版社印行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作人 鄭 證 因

發行人 劉 棗 臣

出版者 勵 力 出 版 社

上海四馬路復興里五號

登記證號 三一〇九九

分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

這版

雍和  
准

武俠技擊小說

武林俠蹤

卷四目錄

- 
- |     |           |
|-----|-----------|
| 第一章 | 神火書冤花園現奇蹟 |
| 第二章 | 小試身手旅店盜公文 |
| 第三章 | 送囚淫謀刺雲中雁  |
| 第四章 | 直隸司夜審程繼志  |
| 第五章 | 大力神天牢探師弟  |
-

# 武林俠踪 卷四

鄭證因著

## 第一章 神火書窺花園現奇蹟

武當大俠鉄傘先生翁白水，以義子雲中雁程繼志爲仇家所陷，慘遭覆盆之冤，陷身繹綫，更被污名，義僕孫守中替主鳴冤，越衙上告，鐵傘先生恐孫守中力有未逮，乃跟踪至保定，陰爲之助，夜入巡撫衙，潛入後園，藉太湖石隱住身形，往園中一看；見偏東北是一段九曲橋，橋那邊矮矮的一帶畫廊，畫廊裏的牆上，一溜百古的窗戶，窗的式樣不一，有的形如艾葉，或作桃形，或是六角，或是圓形，式樣雖富玲瓏，每個窗中全隱隱透出光亮來。

鐵傘先生繞過九曲橋，來在這一帶畫廊下，見第三個艾葉窗上，有人影映射，這窗子很矮，高與肩齊，鐵傘先生測度情形，這裏既或不是巡撫本人，也是親信的僚屬。鐵傘先生遂把小指含在口中，蘸了些津液，輕輕的往窗戶上一點，點破了一個月牙小孔，側目偷窺；只見這裏面佈置的富麗古雅，一位便服的官員伏案披閱公事，內中多是公私兩件，鐵傘先生暗暗欣幸，居然沒費甚麼事，就找到撫台，這真是難得機會，自己更敬

服這位撫台，通宵爲勞，勤勉從公，實在難得。跟着見從一根籐的落地罩外，走過來一個差人，身穿灰布四開氣的長褂子，戴着空提樑纓帽，到了書案前，單腿打阡，筆直的向旁一立道：「跟中堂回，夜膳開上來了請中堂用夜膳，現在就要交五更了」。

這位撫台把筆往筆架上一放，落地罩外又走進一個差人，遞過一把現絞成的熱手巾，撫台大人拭了拭手，站起來，緩步走向落地罩煖帳外。鐵傘先生因爲落地罩擋着，看不見外面的情形，遂另換到一個百古窗下，這才看出這片精舍，在外邊看着屋子很是矮小那知裏面十分寬敞。

原來裏面是兩進深，五丈長，撫台披閱函件的是煖帳內，煖帳外尙有三丈長的一段精舍，在一架紫檀鑲螺甸的八仙桌，上面擺着幾件精緻的小菜，一只細磁的碗盛着粥，還有一只八寶攪盆。這位撫台坐在那進食。兩個差人站在近門那兒，垂手侍立，屋中靜穆異常。鐵傘先生趁這時把園中出入的道路又尋了一週，從上面翻過去，見那邊是一片芍藥園，一條幽徑，從這迴廊百精舍門口起，直達園門，沿路全是花畦，籐蘿架，園門那邊有值差的守衛着。鐵傘先生仗着一身絕藝，內功有精純的造詣，冒着深夜的風霜，毫不介意；自己把所有的道路全尋探明白了，仍然到窗外察看。見這位撫台已竟用過了

夜膳，淨面已畢，正教差人伺候着更衣，隨聽得撫台吩咐了一聲：「掌燈到內簽押房去。」

差人們答應了聲，「是」。立刻由屋中伺候着的差人低聲向外招呼了聲，立刻從茶房裡出來一名差人，送過兩只紗燈來，由這兩名親信的差弁把兩只紗燈掌起，兩人分左右站立，等這位撫台走出來，兩人持燈引路，從這花棚下走來。這黑沈沈的後園，只有那兩盞紗燈僅僅的數尺內黃光閃爍，這位撫台，緩緩步向園門外去，鐵傘先生竄到屋面上，看着那兩名守衛，只在園門這裡駐守，鐵傘先生緊隨在撫台的後面，見撫台已走進了月亮門，已是自己打算的動手之地，遂往起一聳身形，飛身一躍如飛，已然超到了撫台的頭裏見撫台正在一個長的箭道，這條箭道，寬不及丈，長有五六丈，直通到內簽押房。鐵傘先生一測度，自己停身在這箭道的中間旁邊屋面，把應用的東西全藏在袖筒內，容得撫台相離僅有丈餘，自己猛的把一袋沙子，用力往外一推，刷刷的一片塵沙，滿向這箭道內散去，跟着把配好的硫磺火焰珠順着牆頭用力往外一滾，倏的一溜火花，向箭道內落去，鐵傘先生隨着翻身而下。雖然是散放硫磺火焰的時候在先，也仗着身形靈巧，

在撫台那裏突然發覺迎頭的箭道內發現火光，驚惶止步的當兒，又見一個白髮銀髯老人，隨着一溜火光從空而下，跟着就見這個白髮銀髯的老人，躬身向自己一拜，募的就在這老人一拜的當兒，手揚處，地上又起一片火光，這白髮老人凌空而起，那兩個差弁那見過這個，吓的兩人一聲驚叫，兩人同時把兩只紗燈全擲了出去。

這位巡撫倒是個封疆大吏，十分鎮定心神，痰嗽了一聲，喝問道：「你是甚麼人？敢來作祟，那知這話還沒落聲，那白髮銀髯的老人，已竟騰身而起，跟着這撫台已竟到了近前，見地上有尺許見方的火光，最詭異的是這火光上現了四個字跡，是「雁負奇冤」撫台萬分驚怪，跟着地上的火光已熄，頓成黑暗，這箭道又沒有燈光，差人手中的兩只紗燈又全出了手，撫台十分震怒，回頭喝叱：「你們這麼廢物，還不快將燈光拾起來」撫台這一聲喊，那月亮門外守衛的兵弁，都聽見聲息，也趕過來了。

這時兩差弁見撫台居然那麼鎮定自然，兩人這麼膽小駭怕，非被撫台怪罪下來不可，回頭一看，見有一只紗燈，雖是拋在地上，依然還燃着，只是把燈罩的白紗已竟燃着，趕忙搶奔過去拾起來，雖然燒破了半邊，裏面的蠟燭尚可將就着，當時這差弁只把這隻破燈籠舉着，過來向撫台道：「中堂大人受驚了，奴才該死！當時撫台顧不得申叱他



們，把燈籠從他手中奪過來，用這只破燈籠來照着地上火光中現的字跡，那知只這剎那之間，地上那還有甚麼字跡，乾乾淨淨的地面，那有一些別的迹痕，這位撫台不禁的啊啊兩聲，那兩名守衛也過來，低聲向那差弁們問明，當時雖不敢竊竊私語，可是心中全認定這或許是神鬼作怪，平日這花園子裏就常鬧狐仙，這一定又是甚麼仙靈顯聖，遂不敢多說一句話，只緊站在這位撫台的身旁，那另一名差人也把地上的燈籠檢起來重行燃着，也悄悄溜了過來，侍立一旁，撫台略一沈吟，立刻向差人們說了聲，方才的事。不得隨便向外聲張，敢任意的胡言亂語，定行重辦你們，這兩個差弁只有連聲答：「是是。」撫台說了聲：「到簽押房去。」差人們又答了聲：「是」立刻仍然拿着燈籠引路，够奔簽押房，那名保衛兵，依然回到月亮門外去照常的守衛，這時外面的梆鏜已然交過五鼓，這裏簽押房裏早有差人們伺候着，把撫台迎接進去。

這撫台進了內簽押房，見這裏一樣依然如舊，沒有差異的情形，隨吩咐外面的差弁們，趕緊傳進八名守衛的官兵，全掌起燈光，隨着撫台重到後面察看，撫台却對外差弁們說是後面在三更天時候聽見了響動，大人不放心，所以要親自監察一下子，其實撫台不過只是爲的是適才發現火光現字，「雁負奇窠」，這事蹊蹺，自己細細思量，恐怕

這里有甚麼隱情，只是這「雁負奇冤」四個字，自己反復思索，終不知他是指的那件事，究竟是何用意？可是到了這出事的箭道裡，借着輝皇的燈光，把這裏地上全仔細看了，見這裏不但方才火光中，現的字無影無踪，連一點痕跡也沒有了。撫台此時也引起了疑鬼疑神之意，想到今夜的情形，自己雖是讀書明理的人，不信怪力亂神，可是現在這種情形，不由得不信，遂又在後面轉了一週，回到了簽押房，向差人問道：「可有甚麼緊急公事麼？伺候簽押房的差人回道：「有兩件八百里加緊的公事，和中堂已竟知道的一件那越級上訴的呈文，撫台忙把案上的公文雖一件件的看過，唯有那一紙稟帖，是看了又看，眉稍緊皺，很是爲難，抬頭向個傻的差人說道：「你們看看簡師爺起來沒有，請他過來，我有要緊事商量。」這差人響了聲，「是。」立刻退出簽押房去。

鐵傘先生潛身在簷頭，見這差人出去請人，自己翻到屋面上，用屋脊隱住身形，工夫不大，那差人掌着一只紗燈，後面跟隨着一位老先生，到了簽押房門口，差人把紗燈掛在廊簷下，把煖帘掀起，這位老夫子走進了簽押房，差人也跟了進去，鐵傘先生重翻到簷下，探身從上窗子往裏看時，只見簡老夫子往前搶行了幾步，口操南音，向撫台行禮道：「老大人這麼早就起來，真是爲國辛勤了。」

撫台微欠了欠身，抱拳拱手道：「老夫子請坐，食君之祿，忠君之事那，敢道辛勤二字。」這位幕府簡師爺向一旁側身而坐道：「東翁有甚麼事賜教。」

撫台手指着案上的稟帖道這：「越衙上訴的孫守中替主鳴冤，要論身為廝僕，有這種義行，實在難得，只是綜核案情，那程某頗有不實不盡處，不過該縣審理上亦現含混，有幾點要緊的地方，不設法追究，只從那作案賊人，血字留名即為佐証，嫌疑證據不足，可是那密雲縣連山庄雲中雁程繼志，是否離開連山庄，真個到瀋陽鏢局，這一點很重要，原審亦未追究，只以嚴訊之下，即行取供落案，該縣難脫草菅人命之嫌，這麼看起來，真個有許多可疑之處，老夫子看怎麼樣。」

這位幕府簡師爺，立刻答道：「東翁所見極是，這種案子無論如何不能這麼含糊定案那替主鳴冤的孫某，看情形可够精明的，只是這人已是殘廢人，不像是受人賄買出來的，東翁的意思，還是想提案親審，還是令該縣重審呢？」

撫台沈吟道，「我正為這事為難，想提原案，此案有許多牽連，出事地點，各在天津衛，調查上反費手脚、交原縣派委查辦，這種事弊竇叢生，未必就能查得實情吧，老夫子你說是不是。」

幕府簡師爺連答：「是是。」隨又思索了思索，才抬頭說道：「東翁依晚生意見，我想這案還是就地更審，便利得多，可是令原縣更審，也自不便，該縣存了成見，先入為主，教他重審，也不會審清楚了，天津府很是精明幹練，頗有聽審之明，不如把這案交天津府更審，或許能水落石出，這樣那程某是否含冤，還是罪有應得，也能究出真情了東翁以晚生愚見如何，不妨指教？」

撫台聽了，連說：「好好，就這麼辦吧。那麼還得有勞老夫子，辦一角公事，扎飭天津府提案更審，上告人也解回天津府，程某果系含冤令，該府對義僕子以褒獎，若是越級誣告，也要治以應得之罪。」

幕府簡師爺道：「好吧，就這麼辦吧，只是那上告人，東翁還得審問審問麼？」撫台道：「自然是得審問審問，不過既然打算發交天津府提案重審，我們也無須再細追究原卷全在天津，我們也無法細問，只草草審問審問，只要這替主上告的沒有情虛的地方，也就是了。」說到這，話鋒轉到別處。

鐵傘先生見已竟把事辦的有了指望，事有轉機，這裏無可留戀，遂退出巡撫衙門，聽了聽更鐘方交五鼓，四下裏鷄聲犬吠，離天明已近，鐵傘先生仍然回到南關外店房中

，才想了片時，天已大亮，遂算清店賬趕緊起身，一路上飽受風霜之苦，曉行夜宿，飢餐渴飲，這天來到天津地面，已是黃昏以後，鐵傘先生進城之時，因天色尚早，遂在酒樓上用過晚飯，又在街上轉了一週，到了二更以過，街上路靜人稀，沒有甚麼行人，彼時一到深夜，店舖全早上了門，街上黑黯黯的，趕上星月無光的時候，伸手不見掌，鐵傘先生遂仍來到鼓樓前，抬頭看了看，只見上面黑沉沉的，這位風塵大俠腳下一點地，騰身竄上了鼓樓，只見上面寂靜無人，鐵傘先生遂坐在裏面調息養神，自己仗着內功已竟爐火純青，登峯造極，所以不畏嚴寒，自己想到自身也是遭逢不幸，命也不良，暮年收了這個愛徒，更認爲義子，天賦異稟，頗能承繼自己衣鉢，那想到才出山，就遇上這種禍事，帶累得自己奔走風塵，提心吊胆，恐怕倘或變生不測，他有个意外，自己一世英名，付與流水，當時反覆思量，十分嘆息，耳中忽聽得格扇外忽發異聲，喝問：「甚麼人？」格扇門開處，湧身竄進一人，口中說道：「老俠客回來了麼？」弟子陸劍塵特來探望，翁大俠站起來道：「陸師傅來得正好，鍾師傅呢？」陸劍塵道：「大約少時就來。方說話間，格扇門響處，追風俠鍾鳴遠，和小俠雍和，全從外面走進來，這時翁大俠已把這裏早預備的臘燭點着，這種燭光只有數尺內有光亮，遮蔽的很巧妙，那外

面見不着一點光華，這時鍾鳴遠和雍和全向老俠行禮畢，鍾鳴遠遂向翁大俠問起這次赴樞密的事，鐵傘先生遂把巡撫衙夜現奇跡的事說了一遍，立刻全深為欣慰，認為繼志的事總有幾分轉機。雍和道：「師傅，我們只知你老的武功造詣，已然登峯造極，只不知你老還有這種神術，您老怎的不教給我們一點呢？」

鐵傘先生和鍾鳴遠不約而同的哈哈全笑出來，鐵傘先生却手指鍾鳴遠道：「你問你鍾師叔去。」鍾鳴遠道：「這種方法，雖沒有甚麼玄奧，說破了誰全會辦，不過這全憑施用者的手段的高低，這種火中現字，是用鹽水白礬在火紙上寫好了字，把沒寫字的地方，全用硫磺煙硝塗上了，這種東西迹近遊戲，本不足學練，可是調和不好，用時就不易得心應手，當時一個用不好，豈不悞事。可是要用這種東西來顯神通，全憑施用者身手矯捷，手底下俐落的，才可以不落痕迹，這就是方法手段並重，只會這種方法，沒有矯捷的身手，也不易奏功，雍師弟你說是不是？」

雍和這才恍然，火中現奇跡的秘密。這位鍾大俠隨又向翁大俠報告說是，連日踏訪賊踪，毫無迹兆，可是那日天津縣的捕快和賊黨那個形似喪門吊客的「對盤」分明是沒離開天津，若就這兩天的情形看來，可就說不定了。鐵傘先生道：「現在只為繼志陷身

圍困，十分碍事，教我們無法下手，只有這麼委屈求全，可是若到了無法再多方顧忌時候，不要再令淫賊們逃出手去，我們就枉在江湖道上行道了。我想這次巡撫的公事也慢不了，一兩天也可以跟着到了，不過這兩天我們千萬要緊防賊人下手，雍和，你回頭趕到公茂棧給周師爺們送信，教他們也好放心，鍾師傅，陸師傅，你們二位那位辛苦一次，到縣衙獄中去一探，一來告訴繼志，我已回來，好教他預備到府衙更審的供詞，二來要提防奸賊黨羽，或者得着孫守中上告的信息，恐怕原案推翻，他們落個功敗於垂成。」

「當時陸劍塵道：『這件事交給我吧，我到天明時就勢回府了。』」

追風俠鍾鳴遠道：「陸師傅連日十分辛苦，還是我稍效微勞吧。」陸劍塵道：「鍾老師不要客氣，少鏢頭的事，借重鍾老師的地方尚多，這點小事先讓在下效勞吧。」

追風俠鍾鳴遠道：「那麼就請陸師傅辛苦吧。」這時雍和向翁大俠告辭，自己要先行一步，雍和走後，這三位風塵奇士，把營救雲中雁程繼志的事計劃了一番，這三位風塵奇士，對於這次越衙上告，並不敢作十分的指望，彼此一計議，還是得先把程夫人母女打發回了連山庄，大家才好放開手，跟淫賊一分生死，翁大俠向鐘鳴遠商量好，明天看情形再定規，只要是巡撫衙門公事一下來，翁某我到公茂棧去見我們親家，和我義女

寶霞姑娘，教他們到連山庄去等待，只要他一走就好辦了。鍾鳴遠道：「只是他們娘兒兩個，是走了好，不過走也有走的不妥當的地方，禍根不斷，這裏賊人得不了手，就許想不利他們母女，這件事還要妥籌辦法才好。鐵傘先生點點頭道：「好」，屆時我自安安排。」這時外面已交過三鼓，陸劍塵道：「天已不早是時候了，我要告辭了。」

鐵傘先生道：「好罷，陸師夫多偏勞罷，有甚麼事咱明晚再談。」陸劍塵往外走，鐵傘先生和鐘鳴遠向外相送，陸劍塵拉開格扇門，反身向鐵傘先生及追風俠一拜，聳身一躍，已到了對面的民房上，竄蹤如飛去了。

鐵傘先生見天色將明，向鍾鳴遠道：「咱們到郊外吸些清新空氣，鐘鳴遠隨着鐵傘先生出了鼓樓，一同躍落街心，走到了北門正值開城門，兩位大俠見由城外來的儘是些小販們趕早市進城做生意的，城門洞子裡非常擁擠，小販們過去，稍微清靜一點，剛要往外走，猛然一陣馬蹄聲音，跟轆轤的車輪碾着石頭道的聲音，很是急促，鐵傘先生忙向旁一閃，見由城外過來兩個騎馬的公差，當中一輛轎車，馬上的公差全是纓帽四開槓的褂子，頭前這人斜背着黃色包袱，再往車裏一看，正是孫守中，風塵滿面，看見了鐵傘先生點點頭，鐵傘先生微微把頭點了點，車馬已風馳電掣的過去，鐵傘先生緊行了兩



步出了城門向鐘鳴遠道：「老弟你看見了巡撫的公事已到，車中那人就是孫守中。」鐘鳴道：「公事來的很快，大約不過三天就見了起落。」鐵傘先生：「看這情形決慢不了。」兩位大俠這一天在各處庵觀寺院，村市鎮店，游玩了一日，到了晚間仍然回了戟樓約至三更，鐵傘先生向鐘鳴遠道：「老弟今夜先到縣衙探視，如若把繼志提去可再到府衙，探聽探聽有甚麼動靜，他新提進去，防守定然吃緊，老弟不要大意，我到南關店中看望看望程夫人，教她母女趕緊回密雲，這裏也好少担一分心。」說罷一同出來，追風俠鍾鳴遠自去探監不提。」

且說鐵傘先生，用夜行的功夫直奔南門，到了城外，來到公茂棧附近，剛要躍進店房，忽然倏倏兩條黑影落在面前，鐵傘先生不由往後倒退，喝問：「甚麼人？只見兩人躬身報名道：「弟子雍和，傅源迎接恩師。」鐵傘先生，却好笑這兩人胡鬧，可是兩人有恭敬之意，却不好責備。雍和道：「師傅快請進罷，衆鏢師跟程太太等着師傅呢。鐵傘先生說了聲帶路。」雍和傅源頭裏竄上店房，傅源脚下用勁先下了房，拉上房的門進去說了句：「老師來了。」周傑等全站起身來搶步往外迎接。鐵傘先生跟雍和已從房上下來，不過周傑等可不敢在院中說話，恐怕驚動了別的客人。六位鏢師，跟雍和傅源，

全在塔旁一站，控背躬身的往裡迎接。鐵傘先生也向大家還禮，大家進了屋中鐵傘先生落坐後，周傑道：「請老前輩來，就爲他們母女娘倆個，不知怎麼曉得繼志案子已成定案，整天的啼哭不進飲食，恐怕再有幾天非病倒不可，故此請老前輩來，設法勸解勸解他娘倆才好。」鐵傘先生道：「母子之情，如何不痛，此事全局，老朽已一再籌思，決不能教這孩子負屈含冤而死，現在最重要的是教他母女速行回轉密雲，我們好放手辦事，不過不是容易事，她母女回連山莊必須有人保護，恐防對頭不利她母女，我想請房老弟帶着小徒傅源，保護她母女回轉密雲去，可是一時可不能回來，必須等案情大白爲止，她母女的安全必須盡力的保護着。論情理繼志是老朽親手教出來的徒弟，再者是爲我武當門戶洗刷污名，不當委派房老弟替老朽担這麼重的肩，可是老朽實因諸位俱是俠心義胆，血心全交的朋友，才敢這麼妄自尊大，望房老弟多多原諒。」房達鵬忙站起道：「老前輩太賺了，弟子跟程老鏢頭共事多年，如同手足。」

孤兒寡母我們再不盡心的存恤，我們九泉下怎對得起疎財仗義老鏢頭，老前輩乃是當代大俠，捨身救世，婦孺子全知道景仰，老前輩肯看的起我們，別說是這一點小事，只要有老前輩的命令，赴湯蹈火萬死不辭。」鐵傘先生道：「這是房老弟過分的抬愛

，老朽愧不敢當，請坐吧。」房遠鵬落座，鐵傘先生回頭向傅源道：「你隨着房師父去，一切事跟房師父商量着辦，不要獨出己見。」傅源答應，鐵傘先生爲何單教房遠鵬傅源去呢？這裏有個原故，程夫人持家素嚴，除孫守中以外，不論何人不准入內，有要緊的事，程夫人必親自出來，總要當着孫守中或是程繼志始肯跟男子會面，十餘年來如一日，程夫人雖是上了年紀，總是不肯差了一點規矩，一者自己孀居，二來有寶霞姑娘，不敢不妨嫌疑，這情形是鐵傘先生歷來知道的，這次派人保護他母女，保護人難免不跟他母女接近，要是不老成持重恐怕程夫人不痛快，故此才教房遠鵬傅源二人去房遠鵬是永勝鏢局的舊人，跟程志潛全是過命的交情，爲人忠厚老誠，有見識有血性，跟周傑全是受程志潛潛託孤之重，傅源是自己的弟子，與程繼志有師兄弟之義，並且他是曹州四傑名居第二，傅源的大拜兄神拳鄧筱川，又是程繼志二姐夫，有這兩層關係，他定然盡力保護他母女，且說鐵傘先生吩咐完了，向周傑道：「她母女在那裏，請過來，老朽解勸她一番。」周傑道：「就在廂房。」隨即出去，不大工夫見屋門一啓，周傑先進來，在門旁一站，向門外讓道：「弟妹裡請罷。」程夫人跟寶霞姑娘從外面進來，鐵傘先生及衆鏢師全站起來，見程夫人跟寶霞姑娘，面色全是蒼白，形容慘沮，滿面淚痕，鐵傘

先生不過半年多光景未見，看着程夫人衰老頹唐遠不如前，母女全是一身的素服，寶霞也是不施脂粉，眉峰雙皺，扶着母親，那種憂鬱之色，非筆墨所能形容，鐵傘先生不由點頭嘆息，程夫人一見鐵傘先生，更想起兒子來，再也抑制不住，遂痛哭起來，寶霞原也是一腔委屈，見了義父本就要哭，竭力的忍着，此時母親這一哭，自己哇的一聲也哭起來，鐵傘先生看着這份難過，少時周傑過來勸道：「弟妹，姪女暫忍悲痛，老先生有話跟弟妹商量，寶霞姑娘先止住了哭聲，把母親勸住，程夫人拭了拭淚痕，向鐵傘先生萬福道：「親家慙白費血心了，繼志惹下滔天大禍，身陷囹圄，敗壞了家聲，貽羞宗族，未亡人鞠育辛勤，原值他頂立門戶，爲程氏接續宗祠，如今落到這樣結果，未亡人縱死九泉，有何面目見程氏的先人，說到這，又痛哭起來，寶霞姑娘也一直落淚，把夫人扶着坐在椅子上道：娘，您別哭了，我義父來了，他老人家必設法救我哥哥，寶霞姑娘把我親扶着坐好了，這才來到鐵傘先生面前，跪下給義父磕頭，口稱義父，女兒拋頭露面，忍辱偷生，只盼望義父來了，救我哥哥的性命，昭雪了冤枉，洗淨污名，我母女尚可偷生人世，不然我只有一死，免得看着我哥哥受那一刀之苦，義父念在師徒之情，父子之義，搭救我哥哥，不祇我們母女感恩，就是亡父及程家祖先，也感義父的大德，話

未說完，已哽咽的不能成聲，鐵傘先生見乾女兒悽悽慘慘說出這般話來，自己也幾乎落下淚來，強自忍抑住，長嘆了一聲道，你起來不要難過，你們兄妹既拜老人爲義父，就如同我親生兒女一樣，四十年來專管他人不平事，臨到自已頭上，難到就束手無策嗎？論起來要想教我那義子出獄，不過是一舉手之勞，可是這回事如不把這污名洗去，雖生猶死，所以寧可教你哥哥多受幾天牢獄之苦，也不肯這種罵名，你母女不要就心，我總無能，不至教我義兒含屈莫白，況且有你這些位父執幫助爲父，你母女不必在此等候，急速回轉連山莊，孫守中上告已蒙巡撫批准，令天津府重審，他這裏能不能推翻全案絕無妨碍，爲父已有成竹在胸，至多百日内我們父子同回連山莊，親家太太，回去教人把青雲嶺的園子收拾收拾，老朽此番回去，決意隱居嶺上，不再浪跡江湖了。

程夫人跟寶霞姑娘，聽了鐵傘先生這番話心中十分安慰，立刻愁眉頓展，好似繼志立時可以放出來似的，實因鐵傘先生是當代大俠，行爲力量處處都使人景仰，決不肯假話欺人這是她母女所深知的，故此十分相信，此事好似一塊石頭落地，程夫人站起向鐵傘先生萬福道，再生之德不止生者銜恩，寒門泉下亦感德無既，鐵傘先生道我們不用說感謝的話，這是我應當辦的事，親家太太務必早走一兩天才好，老朽已請房老弟小徒

傅源沿途保護，房老弟跟老鏢頭是生死之交，情同手足，小徒傅源是親家太太門前貴客小川，的結義弟兄，都這是自己人，故此教他隨房老弟沿途保護，雖沒有甚麼可防的事，總是加一份小心，俟老朽與繼志回到連山莊時，再教房老弟與小徒回來。」程夫人道：「這麼緊督二位實覺不安，」房遠鵬道：「嫂嫂，不用客氣，應當我效點微勞，」程夫人道：「我明天就回去了，」鐵傘先生道：「很好，早早回到家中，也可以休養，這裏實不方便。」正在這時就聽窗上忽的有人彈指作聲，衆鏢師全站起來，周傑喝問：「甚麼人，」外面答道：「在下鍾鳴遠。」鍾愈先生答道：「鍾老弟來了。」周傑問知是何人，很覺驚疑，程夫人見鐵傘先生答話，知道一定是無人，向資護道：「咱們到裏屋去罷。」鐵傘先生向程夫人道：「此人是老鏢頭的師兄弟，乃追風俠鍾鳴遠，爲繼志的事仗義相救，親家太太可無庸迴避了。」程夫人道：「理當道謝的。」鐵傘先生隨即一推屋門，見正是追風俠背窗而立，鐵傘先生道：「鍾老弟裏請罷。」鍾鳴遠隨着進來，衆鏢師因爲老鏢頭的師弟，不敢怠慢，全迎到屋門口，鍾鳴遠進得屋來見這六人一定是永勝鏢局的鏢師，遂拱手答禮道：「衆位請坐罷。」鐵傘先生給衆人引見了，又指着程夫人道：「這就是令師兄的太太，鍾鳴遠急向前要行大禮，程夫人道：「這不敢

當。」周傑給勸住，彼此以常禮相見，程夫人見鍾鳴遠年紀也就是四十餘歲，一團的英武之氣，教寶霞給叔叔行了大禮，彼此落坐，程夫人道：「先夫去世，門衰德薄，只有繼志一點曙後孤星，續延血脈，不料才也結長大成人，又出了這場禍事，兄弟你念與先夫同師之義，拔刀相助，倘程氏宗祠不斷，舅嫂雖死九泉，亦不敢忘大德矣。」追風俠鍾鳴遠道：「嫂嫂不必過謙，小弟一生作事，求吾心之所安，就是路人遭這種冤枉，我們還要拔刀相助，何況與他父有同堂學裏之情，尤應少效棉薄。」程夫人又諄諄託付了一番，鍾鳴遠向鐵傘先生說道：「方才去縣衙打探，繼志已被提到府衙，今夜已審過一堂，情形很好，大約總可把案翻過來。」程夫人暗暗喜悅，婦人們多麼聰明幹練，也是差着，像程夫人此時就不知道已定案的，反供只得怎麼個熬刑，鐵傘先生道：「親家太太，明日起行，惟祝一路平安，請早早安歇，明日還要受車馬的勞頓呢。」程夫人扶着寶霞起身告辭，程夫人回到自己屋中，這裏鍾鳴遠見程夫人已走，雙眉緊皺道：「繼志這場官司恐怕不易打出來，鐵傘先生早知方才對程夫人說的安慰話，遂問道：「大約又用刑法了。」鍾鳴遠道：「繼志若非一身的功夫，恐怕這一堂就把命廢了，周傑等聽得全十分的驚慌，鍾鳴遠接着說道：「原因上堂去一反供，觸怒知府，竟用大刑拷問

，淨是夾棍折了三付，看那情形，知府頗有維護縣官之意。」鐵傘先生聽了，只是低頭不語，鍾鳴遠說完了，見鐵傘先生也是束手無策的情形，遂向鐵傘先生道：「退堂後我隨到知府的簽押房，聽他與幕賓計議，要用穿鐵鞋的非刑取供，這一來繼志的兩腿恐怕要廢了，鍾鳴遠見衆人默默無言，不由的大怒，憤然站起向着鐵傘先生與衆人道：「鍾某先在衆位面前告罪，繼志的官司再若因循，恐怕白送掉了他的性命，在坐的除了雍傅二位老弟，明大說全是他的父執，如今竟坐視他成了廢人，我們此後還有何面目見武門中的同道，請周老哥多多關照我那嫂嫂，鍾某不才，要借重我這柄寶劍，却牢反獄，救出繼志，我們遠走高飛，咱們後會有期。」說到這，邁步往外就走，鐵傘先生掀髯大笑，鍾鳴遠被鐵傘先生這一笑，倒止住了步道：「老前輩可是不信鍾某有這點能力，鐵傘先生正色道：「鍾老弟你不要動氣，翁某無能，確還不致看着我得意的弟子慘死非刑之下，鍾老弟語言有激烈之處，可是出於一片熱誠，衆位定能原諒，鍾老弟已成俠義之名，無名火還是不動的好，暫忍耐須臾，老朽若不能把繼志沈冤昭雪，情願把老臉留在津門，從此世界上是沒有我這麼個人，鍾鳴遠見鐵傘先生以死自誓，也覺自己有些猛浪，並且還得罪了衆朋友遂向周傑等道歉道：「衆位鏢頭請原諒鍾某生性魯莽，言語多有不



週。一周傑等雖是聽着不大痛快，可是他也爲救繼志心切，才這麼真氣，故而不肯說他，因爲這點小事鬧甚麼意見，遂答道：「咱們全是爲救繼志，恨不得一時把他搭救出來，可足見鍾大俠肝胆照人，我等感激不盡，焉能怪罪呢？鐵傘先生道：「現時不必互相謙遜了，明日房師夫帶小徒一早起程，護送她母女回密雲要緊。」又向雍和道：「拿一份筆墨紙硯來。」雍和把文具放到鐵傘先生面前，鐵傘先生拿起紙來，握筆急書，寫了七個紙條，又把紙捲好，每人一個，鐵傘先生道：「咱們是各按原定計劃行事。千萬不要大意。請鍾老弟到府衙去一次，鳴遠站起道：「那麼我先告辭了。」向周傑等拱手作別，周傑等只是送到屋門口，不敢再往外送，恐怕驚動了店中的客人，鍾鳴遠走後，鐵傘先生向周傑等道：「明日你催促他母女起身，有甚麼緊要事可去找我，我若不在，可與鍾賢弟商議相機行事，如若得着一點線索，千萬別操之過急，倘再驚走了，此時就不易再找他們了。」周傑一一答應，隨亦站起道：「成敗在此一舉了。」鐵傘先生說罷。向外看着又向周傑道：「就連這店主火蝎子張五面前，亦不必告訴他真情，因爲他對我們雖無惡意，恐怕他有日無心，到時豈不悞事。」鐵傘先生推門出來，向周傑說了聲：「回去罷。」騰身而起，躍上了廂房，周傑等見鐵傘先生走了，回到屋中，彼此又談論了

會子，遂也歇息了歇息，少時天光已亮，周傑候程夫人母女起來，問了問程夫人，今天精神倒是很好，遂請程夫人早早起身，娘兒倆也答應了，教店夥忙合着預備了早點，寶霞姑娘把零碎的東西收拾起來把行李打好了，天已到了辰時，房遠鵬傳源兩人是騎牲口走，蹣子手王三，早教夥計備好，程夫人寶霞姑娘，娘兒兩個又謝了周傑等，在院中上了車。

房遠鵬和傳源牽着牲口到店門外，周傑，趙月輝，陸劍塵，劉雲，牛錦標，雍和等，全送到店門外，程夫人在車中向衆鏢師道：「衆位請回罷，程夫人寶霞姑娘，全是眼含痛淚，趕車的把式，一揮鞭子，車往南修奔南門，房遠鵬傳源認證搬鞍，上了坐驢，保護他母女回密雲，暫且不提，且說周傑等因爲一夜未眠，各人歇息了會子，頂到日沒時，周傑正在院中散步，只見汪雄匆匆由外面進來，一見周傑，遂說道：「周師父，屋裡來有句話說，周傑隨着來到屋中，汪雄道：「繼志的官司又沒指望了，周傑早已知道，故作着急，一問汪雄是怎麼個沒指望，汪雄道：「這次上告駁回天津府更審，就知道沒好，辦的可是真緊，昨夜過了熱堂，今天要用非刑，你們這位少鏢頭胆怯了，不敢再挺刑竟自認了，」周傑道：「少鏢頭也太以的沒骨頭了。」汪雄道：「也難怪他，這位知

府竟不願傷天害理，要用穿鐵鞋的非刑，這種刑就讓你是鐵打的漢子，也擔不了哇，你想燒塊紅鐵板，還要教犯人不穿鞋襪站在上面，工夫一大把兩隻腳就煉化了，就讓你把官司翻過來人也難了，少鏢頭也是出於無奈，周師父趕緊另想法子罷，大約孫頭因為越級上告，況且也妄告不實，亦有罪名。姑念是出於救主之心，知府還算開恩，只判令起解回籍，令原縣管束。」周傑聽了，咳聲嘆氣，故作無計可施，束手無策之態，汪雄倒勸了周傑幾句，周傑道：「事到如今，也是沒法可想，只可大家商議商議再想法子罷。」程太太和小姐自從出來，只是身體不好，在這裏也得不休養，故此教她母女回轉密雲去了。」周傑又問汪雄，孫守中何時解回，務求你賞個信，以便給他預備點路費，好教解差別難爲他。汪雄道：「這點小事，周師父不用掛念，交給我就行了。」汪雄走後，周傑向陸劍塵道：「咱們將鐵傘先生所授的計劃打開看看罷。」各人將紙捲打開，各自看完，把紙條用火燒了周傑向陸劍塵道：「明日一早咱們起身，今晚將店飯錢算清了，順便託火蝎子張五給孫頭送些錢去，咱們就不必到府衙去了。」衆鏢師這才按照翁大俠錦囊妙計，同離津沽，情甘萬人唾罵，正是，欲將熱血悼亡女，甘作含羞受謗人。

## 第二章 小試身手旅店盜公文

且說衆鏢師遵照鐵傘先生秘計，暫不管繼志，預備次日離津，教王三告訴咱們夥計，明天早早把牲口料上足了，雇兩輛轎車裝行李零碎的東西，教王三回頭看着去定規車去，陸劍塵衝着那王三招手過來，才說明天走，王三慌了，遂向周傑道：「少鏢頭誰管呢？」周傑哭着臉道：「多給留些銀子也受不着委屈，我們在這也辦不了甚麼事，教你說有甚麼法子。」王三一聽：心中生氣可不敢說甚麼，賭氣子出來，到了店南邊去雇車，周傑等在這住了這些日子，門口上滿認的，一雇車就有人問：「王師父怎麼要回奉天嗎？你們少鏢頭的官司怎麼樣。」王三答道：「累您念着，官司算糟到底了，我們這幾位鏢師，口口聲聲還是受過鏢頭托孤之重的朋友，孩子大人全指望他照管，這些人看官司沒有指望，先走頭一個的，看起來人在人情在，這麼作事也不覺着虧心嗎？」王三一肚子別拗，見了誰跟誰報怨，這種肉告示比甚麼全快，一會的工夫，南關外街坊舖戶全知道了，王三把事定規好，回了店，也沒往上房告訴一聲去，晚間周傑叫來店夥，教他把店飯錢算清，明天一早就走，店夥聽着詫異，知道這全是掌櫃的朋友，遂說道

：「衆位達官，與掌櫃的全有交情，不能提店飯賬，您就是給錢，我們也不敢收。等我們掌櫃的回來再說罷。」店夥退去，沉了不大的工夫，火蝎子張五從外頭回來，店夥才告訴周傑等明天全走，火蝎子張五一聽連說不對，他們不能走，這裏官司交給誰？他們少鏢頭要是出了西門，連個收屍也沒有，萬不能這麼辦。向店夥喝叱道：「你們不是把人家得罪啦」。店夥道：「掌櫃的，您是最聖明不過，全與您有交情，我們還敢得罪，他們帶來那位躡子手還是憤憤不平，掌櫃的可以過去問問，周師父還問您老呢。」火蝎子張五性情見火就着，立刻站起來，够奔上房，在院中就問道周師父在屋裏嗎？周傑忙答道：「五爺裡請。」火蝎子張五來到屋中，向衆人點了點頭，不等坐下，向周傑問道：「聽說衆位也要走，我不信，因爲程太太走了，少鏢頭的事除了幾位沒有人辦，大約是夥計們有甚麼得罪的地方，您不論怎麼吃虧，多担待點，你們幾位要往別處挪，張五可栽到家啦，周傑道：「五爺您才是多想，現在實在是因爲鏢局裏有兩票買賣，人分配不過來，官司又是打輸啦，我們也實在沒法子辦了，就是不走也於事無益，反正一半日不致於有甚麼差錯，我們也就是一個多月就回來，咱們是回來再會罷，張五一聽，敢情是不管了，不由冷冷說道：「也好，淨爲官司把買賣全就悞也不是事，不過少鏢頭萬一

出了差錯，連個收屍的也沒有。」周傑道：「我想還不致於這麼快，我們不久還回來，此事實處於萬分無奈，這裡有三十兩銀子，請玉爺轉交張大哥，爲的是孫頭解回去，也好教他路上打點差人。」火蝟子張五道：「你們幾位我留也留不住，爲鏢局子的事也是真得去。」

周傑明聽着火蝟子張五的話中帶刺，可是也不好回答，火蝟子張五道：「諸位一路平安，我有點小事，也不給諸位送行啦。」張五塞着臉出去，周傑見張五並沒把三十兩銀子拿去，趙月輝道：「看不出嗎，咱們這個不是人的官銜算頂上啦，人家這時硬駁。」周傑道：「衆位老弟多避點屈罷，不一會店夥進來，拿着一張賬單，遞給周傑道：「這是您的賬單，如若不富裕，可以再說，掌櫃的說啦，給衙門裏人帶信，請您另寫信，我們送去罷，掌櫃的實在沒工夫。」周傑知道火蝟子張五真急啦，索性裝傻，把店伙錢隨即付清，多賞了夥計幾吊錢的酒錢，在燈下寫了幾封信，如外是八十兩銀子交給店夥，煩他給汪雄送去，信中的大意是，現在有不得意的事，不能不走，想閣下必深責弟等不義，此時只好任憑友好譏訕，絕不置辯，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請閣下仍竭力照拂，把函中之款，請酌量給孫守中及鐵志打點等語。店夥送去了，頂二更多天回來，向

周傑道：「汪老爺，把信跟銀子全收下了，汪老爺說不會寫信，教回復周老達官，說是衆位要是回老家不再在外面混了，從此姓程的事就不用挂着了，若是還不離鏢行，務必請衆達官老爺多存一分忠厚，別把程老鏢頭忘了，姓汪的頂死也不含糊的。」店夥說到這，向周傑道：「汪老爺這兩句話不大好聽，小人本不當串通這話，無奈他那個脾氣慥是知道的，囑咐小人，若是不把話送到了，碰折了小人的雙腿，連店裏房子全給扒了。」周傑聽着，真是說不出的苦，向店夥說道：「這沒有你的不是，教你辛苦了。」

店夥想着一串說這個話，至少這邊得大鬧一頓，那知一點事也沒有，世上會有這麼沒火性沒氣性的人，店夥出去，周傑向陸劍塵等說道：「這個老頭子更利害，心裏有甚麼往外說甚麼，一點客氣沒有，雖然沒有罵咱們，咱們不止於不能惱他，還得敬服他，交朋友要是交了這樣血心朋友，遇到患難的時候，真爲你喪命，咱們真要是做虧心的事就憑他這幾句話咱們就得扎到屎坑裏死去。」陸劍塵點頭，天已不早大家隨便歇息，到了天一亮，大家起來招呼店夥打臉水，大家梳洗了，跟着教王三把牲口全備好，僱的轎車子也來了，把行李裝上，周傑到櫃房找火蠟子張五，早已走了，明知道他是成心躲了，遂向管帳的先生，客氣了客氣，車馬出店，一直够奔南門穿城而過。周傑等這一走，

所有公茂棧附近的商家舖戶沒有不罵周傑等忘恩負義的。

且說周傑等走到午時錯，到了蒲口鎮，趕車一路上直報怨，因為車怎麼也沒有騎牲口快，周傑等是緊加鞭，車把式向周傑說達官爺怎麼這麼緊呢，我們牲口受不了，這要到了密雲，我們牲口也就糟踐了，周傑只當耳旁風，車把式急啦，向周傑道：「這麼走法您是另找車。」周傑道：「我們有緊事，你實在去不了，也沒法子咱們打尖時換車罷，到了蒲口鎮，車把式是真不去了，周傑教王三去找車子，王三說道：「周師父將就點罷，找了別的車也是一樣，別太急，教他快一點，兩下湊合着點得啦。」周傑道：「我們也不是甚麼舒坦事，不是有緊事嗎，趕緊找車別費話，王三碰了這一鼻子灰，心說：「周師父改了常態，向來對待我們沒有急言厲色的，今天這情情是大改常，許是該死了。王三也不再辯別，遂出了店把車給找來，王三也想開啦，反正我也不打算幹啦，替你們這羣忘恩負義的省錢太冤枉，車腳錢比別人雇費一半，告訴了周傑車已雇好，自己的兩名夥計把原來的車上行行李滿倒過來，周傑還算大方，給了原來的車五吊錢腳錢，把車打發走不提，打完了尖，催着起行，日沒時到了楊村，這裏是大鎮店，就在街上路東裏天興店落了店，王三一路上是真生氣，心說這不是成心搗亂嗎，早半天就忙的別題，恨



不得一步到了店才好，把挺好的車打發走了，他又忙啦，真似野鷄似的，時時有變，在這一落店到了飯後，周傑把王三叫進來，遂說道：「老三你這兩天是不痛快我吧，王三一聽，心想這不等到鏢局子就要辭我，這倒好，索性我罵他們一頓，反正我也是不幹啦，遂答道：「一點不錯，我是十分的不痛快周師父。」周傑道：「很好，你越不痛快我越痛快，王三一聽，這種話說的莫明其妙。遂問道：「周師父你是打算不要我說痛快話：我還沒心思幹啦。」周傑看王三真急啦，不忍再教他着急，遂說道，你先消消氣，你這兩天看着吾們作事不滿意是不是，王三說道：「一點不錯，有點不滿意，覺着剩下少鏢頭不管天理良心上說不下去。」周傑道：「哦，不必說了，現在告訴你吧，爲少鏢頭才這麼辦，王三聽着一愕，周傑才把鐵傘先生授計策教這麼辦，好引誘賊人上鉤，此時我把這個悶葫蘆打開，倘如鐵傘先生，因爲官事已糟，真要用非刑拷打，繼志也捱不了，這才教追風俠鍾鳴遠到監獄中給繼志送信，只要知府一要用大刑，繼志必再挺刑，趕緊招認，以免皮肉受苦，定有救他之法，教周傑等故意作爲喪盡天良抖手一走，別怕人知道，越是教人知道，越好。好教李兆豐等一羣賊黨知道勁敵已去，不再隱跡藏形，我們把耳目衆多之地，躲開了仍然要回去，不過這次回去全要改變了形裝，喬裝商家客

人，散在四鄉，訪查賊黨踪跡，鐵傘先生自去辦理少鏢頭的官司，我們打算到此爲止，不再往前行了，今夜歇一晚，明天教夥計回瀋陽，把行李全送回去，你或者回去也可，王三一聽這才明白，不是真正的變了心，遂向周傑道：「周師父，我得謝你活命之恩，你若是再不把真情告訴小人，簡直就把小人氣死了。」周傑道：「事出無奈，連火蝎子張五跟捕頭汪雄，那麼熱心出力，全沒告訴人家實話，並不是不拿他們二位當朋友，因爲他二位至是心直口快，有時也許心不由己的說了出來，言者無心，聽者有意，把這次的計劃一失敗，恐怕更不易辦了，他們二位只好過後再去陪禮吧，王三聽說道，二位師父平白的落一地怨言，周傑道：那倒不要緊，是我們故意的取怨於人，惟恐造作的不能落怨呢。」月輝笑道：「教王頭還得回瀋陽去，他若來時也得在此住着，我們這次行跡不能定，走到那兒就住在那兒，王三一想，自己跟着也到是沒事，遂說道：「那麼小人帶着夥計回鏢局子聽信罷，周傑點頭道：「那到極好了。」周傑又道：「按鐵傘先生所囑，咱們分開走，明天咱自管一同起身，離着天津附近再散開，我們還得變變相，我跟劉賢弟扮作糧行客人模樣，衣服全得換換，我們平常自己不覺着怎樣，敢情不然而然的就帶着保鏢的神氣，劍塵弟只用一個黃包袱一圍，算是出門訪道，雍賢弟是南省人，就

算出門的客人，月輝錦標二位，仍然作爲鏢師那倒相本來面目，咱們遇着了甚麼事到城內鼓樓上給二位大俠送信，萬不可冒險行事，計議好了，天已不早，各自安歇，第二清早起來算還店賬，把行李裝到車上，教夥計把六匹牲口滿備好，王三帶兩名夥計起身不提，周傑等出了店門，在街上順便買了兩身衣服，又給陸劍塵買了個黃包袱，這才出了大街，在街口外有趕腳的，雇妥了腳驢，這才一直重回天津，等到北倉附近，周傑道：咱們散開走罷，這裏離着天津已近，咱們還是分四路走，我跟劉雲老弟奔津西一帶，請趙賢弟牛賢弟由這裏專在津北一帶，探訪賊人的踪跡，陸賢弟奔津東一帶，雍賢弟奔津南一帶，大家計議好了，各自分頭散開，暫且不提衆鏢師，且說鐵傘先生在當日晚回到鼓樓，等到晚飯後鐘鳴遠回來，把話已竟告訴了繼志，不教他挺刑，並且孫守中一二日內就要遞解回籍，也探聽明白，鐵傘先生向陸劍塵商量道：現在最後的辦法，就是與老弟所寫的那種計劃，不過我現在不能離開此地，因爲那威鎮關東鐵掌李武功出衆，又兼多了一條膀臂，那人是他師兄月下無踪逍遙客管澄波，尤其較李兆豐手狠心毒，這幾位鏢師決不是他們的對手；故此須在此等候他們，那時一有了賊人的踪跡時候，老朽必須親自收拾他等。」追風俠鐘鳴遠道：「弟子願稍效微勞，替老前輩一行，決不致悞事，

鐵傘先生道：「如此老朽倒放心了，請老弟由明日起，多多辛苦，打探他公事何時走，務必費上他。最要緊的是別教他公文走脫了，鍾鳴遠道：「老前輩不用囑咐，弟子決不教他走脫了，計議已定，鍾鳴遠由第二日，日夜加緊打探，過了兩天，探得知府已走公事，鍾鳴遠回來報告鐵傘先生：「府衙已走公事，這份公事是詳到巡撫衙門。」鐵傘先生道：「這份公事，無須跟去，候他回文，必要將原案發回天津縣，看這情形，必不能等到秋後處決，正要詳到部中，請求即時處決，那時跟他公文走，相機行事，鍾鳴遠遂依着鐵傘先生的囑咐每夜仍在府縣兩衙中探探，隔了四天，追風俠鍾鳴遠日間在北門內酒樓吃早飯臨到出來時，見有一騎馬如飛而至，背後勒着黃包袱，一望而是走緊急的公事，緊走了幾步，一看奔了府衙街，就知一定是爲繼志的事，晚間又到府衙暗探，果然是巡撫的回文到了第二日，由府衙把程繼志解回縣衙，果然縣官張宗和恐怕押着這種犯人有許多危險，遂辦了一套公文，申詳刑部以該犯爲江洋大盜，姦殺十二條命案，並且時有潛逃之意，擬請以斬決論罪，飭差由驛站限兩日到京，鍾鳴遠得知了確信，遂預備了應用的物件，辭別鐵傘先生，到蒲口鎮去等候，到了蒲口鎮，天也就已時光景，來在大道旁一個茶攤上，在同治年間，交通不便，在通京的大道上非常繁盛，沿路上許通多



「那不能一定，得看公事是否緊急，若燒角文書，連打尖的工夫全不敢耽誤，歇驢不歇磨，人可以支技，牲口不行，接着有官面上給備了快馬換着走，今日這份公事還不是那麼緊的，所以敢在這裡打尖，大約頂日沒到楊村落店，鍾鳴遠打聽好了，遂趕緊起身，直到了申沒酉初，到了楊村，離着楊村還有二三里路，遂在路旁一等，恐怕那公差不在這裏落店，豈不把機會錯過，等到太陽已落下去，見遠遠一騎馬如飛而至，帶得塵土颺起多高，一剎那間從面前過去，鍾鳴遠一見正是那公差，遂趕緊上了驢，也緊緊跟隨，不大工夫，到了鎮店口，那公差把韉繩勒住，在鎮店口上有幾個店夥兜攬着生意，鍾鳴遠的脚程也是到這裏為止，遂忙付清了脚力錢，見那公差已被一家客店的夥計接走，仔細一看，是三興店的燈籠，他也進了鎮店，走了不遠，見正東就是三興店，遂邁步進店，店夥見有客人進來，連忙過來招呼，鍾鳴遠教他開了個單間，脫不是淨面吃茶等一切閑文不必細表，等到店夥開飯的時候，要了兩壺酒，等店夥出去，酒在斟碗內，放到一旁，飯後留神一看，那公差就住在對面屋內，鍾鳴遠站在院內辦好了形式，回到屋中，熄燈歇息，候至二更多天，聽了聽各屋客人已全睡了，才把全身結束倒落，輕輕把門推開，來到院中，見各院中燈光已熄，事出意外，對面公差這屋中，燈光反倒未滅，心中

好生納悶，暗想他一天的勞累，怎麼此時還不歇着呢，攝足潛踪來到對面屋的窗下，把窗紙點破一點往裏一看，這才知道這公差是吃酒吃多了，和衣躺在炕上睡着，桌上一把壺，一只茶碗，碗中一碗濃茶，斟上未等喝就睡着了，聽了聽鼻息很粗，鍾鳴遠暗喜，遂來到門口，把風門拉開，見屋中兩扇板門掩着，遂輕輕把兩扇門推開，細留神見那公差睡的正濃，一眼見一個黃布包袱在炕旁的牆上掛着，遂來到炕前，伸手從牆上把包袱摘了下來，拿到燈下打開了看了看，見裡面一對護封的夾板，當中夾着一個大官封，官封上的藍色官符果然是直隸省天津縣的官符，遂把包袱包好，猛的一口把燈給吹滅，轉身出來，來到自己房中，把燈點好，打開包袱，把公文拿出來，封口地方滿用酒沾濕，候了一會，酒已濕透，把封口啓開，把裡頭的公事抽了出來，從頭至尾看了一遍，隨把早寫好的一紙寬呈夾在公事內，仍然原樣放在護封之內，這酒氣一過風，立時就乾了，用漿糊仍然粘好，看了看硃印宛然，一點色未走跡，仍然用黃布包袱包好，這才出了屋中，擦了擦目光，來到那公差屋中，也不用燈光，摸着牆上的釘子仍給掛上，那公差睡的如爛泥，簡直是人事不知，反身出來仍把屋門帶好，回到自己屋中，坦然的睡了一夜，天光剛亮，店中客人全起來，一派的喧嘩嘈雜之聲，客人們全是趕着起程，鍾鳴遠起

來一看，那公差也起身走了，自己把那件要緊事辦完了，就不用忙了，隨在店中用過早點，算清店賬這才起身，雇了脚程，狂奔北京。

當天到了北京，這裏是自己的熟地方，遂來到琉璃廠找到自己一個朋友家中借宿，當晚出來，說是看望朋友去，其實是找了一個僻靜所在，等到了二更時候，一直奔刑部衙門，既至到了刑部衙門，心中又暗自盤算，倘然這裏若是沒有值日堂官，豈不一點的消息得不着嗎？又一想既來到這裏，管他得的着信得不着信，也進去探探，他來到東邊一段大牆施展輕功爬上牆頭，往裏一看，各院中也有燃燈火的，也有黑暗的，這種衙門裡要打算找人可費事了。鍾鳴遠一想，用不着找別處，只要把收發處找着就知這套公事投到了沒有啦。他從儀門內仔細看，見左邊有一排的房子隔着一兩間有一個木牌，見儀門內沒有人來往，一飄身從房上下來，仔細看了看，當中這是連三間正是收發處，遂仍翻到房上，用珍珠倒捲簾，腳掛簷口，把窗上的橫楣子濕破，往屋中一看只見這屋內是明三間，正在窗下設着長案，上面積着一堆公事，一個四十多歲人正伏案寫着一本簿子，桌子橫頭上也有一份文具，坐位空着，門旁站定一個差人，鍾鳴遠知道這是收發文件的地方，不論那裡詳刑部的公文，越不過他這裡去，只見那人在一堆雜公文裏只找出了



三件，放在面前，鐘鳴遠雖是隔着窗戶，可也是看的明明白白，內中有一件正是天津縣來的，只聽那人向那當差問道：「古大人回來沒有？」那聽差的答道：「剛回來不大的功夫」只聽得那人說道：「你把這三份公文拿上去，請古大人看了，天津縣還等着回文哩。那差人把三份公文拿了起來，跟着往外走，鐘鳴遠翻出房去，伏在瓦簷裏，見那差人從正堂繞過去，鐘鳴遠暗暗跟隨，越過兩重院子，見正東是三間精室，差人隨即進去，鐘鳴遠來到窗前，由窗隙內往裏一看，屋內陳設井然，在一座楠木床上坐着一人，看情形也就是四十多歲，瘦削的面貌，很透着精神，送公事的差人進來，把三個護封向公事桌上一放，口中說道：「請大人跟着批閱。」鐘鳴遠想着，這位一定是他們方才所說那位古大人，這位古大人站起走到公事桌前，把封套拆開，頭一份看完，又拆了第二份，趕到把公事抽出來一看，當中掉了一個夾片出來，這位堂官古大人拿起了一看，立時問道：「天津縣的投文的走了沒有？」那差人答道：「沒走。」這位堂官吩咐了聲：「傳轎伺候。本部堂有要緊事得與大人商量。」那差人答了個：「是。」隨即退了下來，去傳轎夫。鐘鳴遠却在暗中閃閃，等這差出去再看時，這位堂官已把天津縣的公事仍舊裝好，藏在袖內。也沒換官服，跟那差人進來回話，轎夫已伺候好了，這位堂官古大人

隨着出來，鍾鳴遠仍然暗中跟隨，轎子出了刑部衙門，穿街越巷，奔了煤市街，在一座宏高第的門前住了轎，隨轎跟班的上前叩門，這位堂官下了轎，不待迎接，却進了大門等候，鍾鳴遠在房上看這情形，知道這一定是他常來的地方，不一刻見那堂官隨着一個當差的往裏走去，鍾鳴遠也繞進了這所宅院，只見那堂官古大人隨着聽差的進了旁邊的跨院，在東邊有三間書房，聽差的風門拉開，屋中有一人當門而立，遠遠的辨不清面貌，所好那聽差的不一會出來，奔前邊去，鍾鳴遠到了這書房的廊下，從窗孔往裏一看，迎面上坐定一人，年紀有六十餘歲，花白鬚髮，這位堂官古大人，給那老者行了禮，却在下首落坐，這時鍾鳴遠貼近了，側耳聽他們說些甚麼，只聽那古大人說道：「跟老人回，天津詳上來的公事，內夾一紙冤單，此事頗覺奇特，卑職不敢作主，請老人示下，說到這把袖中的公文遞了過去，那位老人把這份公事詳細的看了一遍，略一沈吟，遂向那古大人道：「這紙冤呈倒是實在的奇怪，天津縣那決沒有自把自己送了之理，這種公事封緘嚴固，並且送公事的也沒就隔日子，這冤呈明明還是局外人的口氣，因雲中離程繼志，慘遭不白之冤，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我們對這事，只有核對此案犯人的口供，有甚麼不符的地方，可以舉出來連同這紙冤呈具摺奏明聖上，我們把這個重担子

可卸下去了，我們雖然居心無愧，可是脚步也得站好了，像前任陳輝陳夫人落了個家敗人亡，還落了個貪職枉法之名。古大人連答：「是是。」這位老大人又吩咐差人請馮師爺，不一刻把這位馮師爺請到，把這事前後一說，教他立時起奏摺的底子，馮師爺立時到案前起了奏摺底稿，把底稿送到那位老者面前看了看，那老者說道：「請老夫子趕緊把他寫出來，那位師爺諾諾連聲，伏在案上去寫，鐘鳴遠見事已辦成，看了看四更已過，自己回轉琉璃廠，見天光已亮，又在別處繞了個灣，這才回轉朋友家中，稍微歇息了會子趕緊起身，回轉天津，把所有情形向鐵傘先生一報告經過的情形，鐵傘先生道：「此專例許有幾分把握，前任刑部正堂陳輝，因納賄革職查辦，現任的有了戒心，所以不敢耽隔，盼他刑部提案親審，咱們勤探聽縣衙有甚麼動靜，這日夜間陸劍塵來到報告道：「請二位大俠示下，現在把賊黨拿住兩名，鐵傘先生大喜，遂問道：「怎麼拿獲的，陸劍塵把始末根由一說，原來陸劍塵自與大家分手，自己够奔津東一帶明察暗訪，一日晚間，由城東十五里王道上起身奔城中，走到六七里的光景，忽見前面有一所花園子，由牆外往裏看，樹木鬱鬱蒼蒼，到了圍門口，見門上穿着鐵練子，一個大鐵門鎖着，土蔽封塵，借着星光，見圍門上橫額的題字也被風雨剝落了，陸劍塵這時見是一所廢園，

心中也不置意，從園門走過，心中不禁想，可憐這片花園子竟這麼荒廢着，無意中一回頭，就覺遠遠一條黑影一晃，似乎進了荒園的西邊矮牆，陸劍塵心中一動，心想這可像夜行人，不過身形太快了，難道這荒園中隱匿甚麼夕人。遂站住了，往牆裏看；工夫不見甚大，只見牆緊後邊似乎有火光一闪，陸劍塵一想，我倒要看個明白。這才把手中提的包袱打開，把劍取出來，把長衫也脫下來，包在裏邊，仍然包好斜勒在身後，把寶劍也用絨繩勒好，這才够奔後牆，到了牆下相度了形勢，他這才躍身一縱，躍上了短牆頭，這才往牆下一望，只見一叢叢茂草，樹木成林，隱約見亭台沼榭，頗顯幽靜。在牆頭掀下一片灰土，往下一擲，聽了聽確是平地，隱身落在下邊，慢慢循着荒草的小徑往後走，繞過了一段九曲橋，再往後看，只見一帶的矮廊，趕到轉過去，這才見後面崇樓高閣，在黑暗暗的荒涼的花園中，愈顯得古樸莊嚴，來到了近前，見迎面的樓下現出來一線的微光，陸劍塵忙把身體隱在了一叢的樹後，只見是五間樓房，樓上黑暗並無一毫的光亮，樓上的窗戶等處竟殘缺不完，見屋中人影搖動，仔細的看了看，見沒有人出入隨到了樓窗前，見下面不好存身，他抬頭望了望樓上有遊廊，下面也有廊簷，遂往上一長身，倏的躍到房樑上，上面的塵土已積到寸許厚，用雙臂搭住了下身，往上一起，腳

面靠住了房梁，上身翻下來，夜叉探海式，用右手扶住了窗口往裏一看，只見屋中只一個燭台，點着一枝紅燭，這麼大的屋子，只這麼點燭光，依然顯得黑黑暗暗的。只是東西搭着幾張桌子，作爲睡覺的地方，迎面並排着兩張桌子，圍着桌子放着幾把太獅椅，這種木器盃是很老的樣式，不問可知是關公存儲的，地上一個炭爐子，燃着很旺的火，上面擺着一個沙吊子，圍着桌子坐的人看不清楚，在外面坐着這人，背着身子，陸劍塵一看東邊這人，就知是定是威鎮東關鐵掌李等一黨，因東邊這人長的相貌特別，長得瘦若枯柴一般，形如喪門吊客，幸虧是不只他一人，在這種久經荒廢的花園中，若是單是他自己，准疑心是見活鬼，陸劍塵雖沒見過李兆豐等，可聽說過，李兆豐等手下有一個叫喪門神楊葉的，故此今夜料定一定是他們，兩邊那人年紀也就是三十多歲，白靜面皮，劍眉朗目，頗帶着英武之氣，下首坐着這人看不見，可單是他說道：

「李賢弟，今日從那裏來？」只聽在西邊那人答道：「今日在北門內酒樓上喝了半天，無意中得了消息，程繼志二次上告仍然失敗，縣衙中公文已走，大約不久部文回來，就要出決了，南門外住着那幾個鏢師也走了，咱們只待那程繼志出了紅差，那時咱是遠走高飛。」這時下首坐着那人答道：「要依我的主意，在獄中把他料理了，不省多少事嗎？」

，何至等到今日。」東邊那個吊死鬼似的說道：「這些日子全等了，這還有多少日子的等頭，你們幾位全好受，就苦了老楊了，自從在縣衙旁跟鷹爪孫一照了盤，從那日起就算是跟這塊地費上了。」西邊那人道：「楊二哥多避屈罷，這不是爲小弟所累嗎！」那吊死鬼似的連說：「自己哥們不過客氣，我不過是有話存不住。」西邊那人又問道：「我師兄呢？」下面那人答道：「從一早出去了，不知道他那裏去了，陸劍塵知道確是李兆豐等一黨，自己一想這時要是下手拿他們，掌中這口劍也還沒有把他們放在心上。不過自己身單勢孤，倘要失利，被他們脫了，豈不是被自己誤了大事。若是容他們離開此地，海走入涯，再想尋他們，正如大海撈針了。不如還是集合衆鏢師，合力圍捕，縱然有甚麼走錯，也可不至於一人受過。想到這裏，身上往橫梁上一翻，單臂跨住房梁，剛要往下飄身，就在這一剎那間，耳邊有腳步的聲音，陸劍塵把下身往上一翻，暗伏在橫梁上，果然從遠處來了一人，身軀非常矯健，陸劍塵紋絲不敢動，候這人進了屋中，這才偷偷向屋中一看，這人進到屋中，那三人全站起，只聽西邊那人離開椅子說道：「師兄回來了，這是從那裏來，只見剛進來這人點點頭，往椅子上坐，這一轉臉，陸劍塵看的真真切切，暗誦好一份品貌，面如冠玉鼻直口方，兩眼神光十足，並

且沒有那種猥道之相，真是人不可貌相，像這樣的儀表，竟會跟淫賊一黨，真是人不可貌相了，這人坐下以後，向這三人說道：「作事總得有決斷，在先所定計劃，原爲教他頂死也落罵名，永世返不過身來，好消你這口惡氣，那料弄巧成拙了，反到耽延到今日，方才我在衙門口打探，巡撫衙門差來提騎，提程繼志到保定朝審，這一來恐怕我們枉費心機，倘若提到保定，恐怕巡撫一審此案，程繼志就要逃得性命，那時他若是一進了巡撫衙，恐怕再想下手就不易了。」這時那喪門神似的說道：「依我之見，不如趁他起解時，在中途下手，免得許多麻煩。」只聽剛進來那人說道：「事已至此，吾們也只好那麼辦吧。」陸劍塵一聽這羣賊黨要劫殺程繼志，自己人單勢孤，急須尋周傑等捉拿這羣賊黨，想到這裏，遂輕輕飄身落在平地，撮足潛踪够奔園外，他到了墻下，剛要往上躡身，脚未站穩，只見一條黑影也往墻上竄，所幸左右差了半步，就這麼着，兩人的肩頭也互碰上，陸劍塵功夫上實有根基，略一偏身往，右一場身，斜臥墻頭，那人往回下一躲，脚下一滑，可閃了下去，陸劍塵一回手，軋劍鞘啞吧簧，倏的把劍撤出鞘來，喝問甚麼人？」從上頭掉下去那人，一疊腰站起，嘩啦也從腰中抖出一掛七節鞭來，也同時喝問：「是甚麼人？」陸劍塵一聽，是劉雲的聲音，忙打招呼道：「劉賢弟，不要怕

，是我。」劉雲也一打招呼，陸劍塵飄身落在平地，寶劍裝入劍鞘，劉雲也把七節鞭圍在腰中，劉雲問道：「陸師父，怎麼也來到此處？」陸劍塵道：「此處不好講話，咱們躲開此地。」

於是往西走去一里多地，有一家大戶的墳塋，松柏茂林，兩人來到林中，陸劍塵問劉雲道：「賢弟可是探知賊黨在這廢園中盤據？」劉雲道：「倒不知詳細，測定這裏定有匪人，只因白天在城西墜下一人，見他形色非常可疑，我整噙了他一天，方才摸清他的窩，可不知他準是那一路賊人。」陸劍塵道：「我們該是露臉，李兆豐這一夥淫賊，都在這裏。」劉雲道：「既是他們，我們趕緊下手。」陸劍塵道：「賢弟可不要多心，這件事可莽壯不得，李兆豐等非比等閒之輩，你沒聽說過，當初方家店若非鐵傘先生，連周師父們全得喪命在那裏，劉雲一聽陸劍塵這麼慎重，暗想這位爺年歲大一點，火性退一點，前幾年要是遇上這種事，他早下手了。」劉雲遂答道：「那麼就趕緊找他們幾位去。陸劍塵道：周師父，他現在那裏？」劉雲道：「我墜下來的時候，因為兩人全來了怕賊人覺出來，故此散開，周師父在城東關，玉皇閣等我。」

陸劍塵道：「那麼就省事了。我們今天本該在東路集合，我們趕快走吧。」兩人施



展陸地飛騰之術，六里多地，半個時辰也就到了。來到玉皇閣，劉雲頭前引路，從山門旁的邊牆躍入，竄高縱矮，直奔後面玉皇殿，廟中的道士們早入睡鄉，到了後面玉皇殿從配殿竄過樓欄，劉雲輕輕一擊掌，裏面也擊掌相應，樓門輕啓，周傑從裏面出來，一看跟陸劍塵一同來的，遂一點手，兩人隨着進來，見裏面把海燈點着，用一張紙擋着樓窗這邊，陸劍塵一看趙月輝，牛錦鏢，雍和全在這了，陸劍塵道衆位胆子不小，這不是廢廟，裏邊還有好些個道士，怎麼竟點起燈來，」周傑道：「倒不是胆子大，這裏我來過幾次，這層殿沒有老道。」陸劍塵將路過荒園，巧遇賊人們回來，自己跟了進去，才知淫賊李兆豐賊黨在那裏窩藏，是我一人恐被他們走脫，才想找大家前去拿賊，事有湊巧，劉雲賢弟也養下賊人去了。這才在荒園巧遇，這還正好，若不是遇上劉雲弟還不好找着衆位。」周傑道：「我因爲散開了，彼此呼應不靈，故此找着他們三位，在這裏作爲集合之地，我已給翁大俠送過信了，陸師夫大約未回去一次，所以不知這個所在，陸劍塵道：「事不宜遲，我們趕緊下手。」周傑道：「這事有難的地方，陸師夫雖則探聽的情形，一多半是李兆豐一黨，可是總算從前沒跟李兆豐見過面，這時若將翁大俠請出來一同去，倘若不是這羣賊黨，豈不教翁大俠怪我等辦事粗忽。陸劍塵一聽周傑這麼說

自己也不敢說定了，準是李兆豐，周傑又說道：「李兆豐等這幫賊黨非比平常，當年方家店，以我個人而論決非他們敵手。周傑說到這，底下的不肯往下說了。因為恐怕陸劍塵不愛聽，雍和也不肯從自己口中說出請自己師父來，趙月輝，牛錦鏢是聽喝，不參預一言，這一來倒全僵住了。陸劍塵道：「我們若再就延，天可就够時候了，不如我們就此前去，好在周師夫跟李兆豐的羽黨全會過，到了那裏見機行事，周傑沒說出甚麼，劉雲這時很有些急燥，遂說道：「我們要這變畏首畏尾，豈不令人見笑，總然是李兆豐等也不見得長了三頭六臂，乾脆要真怕他就不必去了。」周傑被劉雲說的臉上一紅，立時道：「我是一番慎重，難道真個可憐這條老命麼，我們立時就走，大家也不再遊疑，遂一同結束停當，五位鏢師，一位少俠客，離了玉泉閣，來到漫窪之中，這六人各自施展輕功直奔這所荒園而來，這一來可分出功夫高下來，頭一個是雍和，腳下如同不着地似的，身體也塌下去，如風馳電逐，陸劍塵功夫也是有根基，不過今日跟雍和走在一處，顯着略差點，腳下如何加緊，總是落後兩丈多遠，劉雲是天生腿快，周傑是少年下過功夫，兩人還沒落出多遠去，趙月輝，牛錦鏢兩人落後半里多里，雍和陸劍塵到了這所廢園，還有半里多地，全站住了，等趙月輝牛錦鏢全

到齊，陸劍塵道：「那座廢園就在前面，我們緩緩氣再趕緊走，」趙月輝牛錦標道：「我們走吧，這時已竟三更過啦。周傑道：「我跟這羣賊黨可見過，只要見了他們就知不是啦，除了李兆豐我未會過，只要有他的手下決錯不了，這回我不必講甚麼面子上好看不好看，我們一齊上，早早把賊黨擒住，還得找人交待，因為我們既不在官，又不應役，若教地面上知道，他們許多想，雍和道：「那倒好辦，只要把他們拿住，交給捕頭汪雄，自能歸案，汪捕頭也可得一些獎賞，我們不爲的是得虛名，只求把繼志救了出來，這麼辦豈不兩全齊美，計議一定，這才齊奔荒園，陸劍塵頭一個由西面闖入，雍和，周傑，劉雲，趙月輝，牛錦標，全陸續跟隨往後走，來到後面樓房附近，只見樓下隱隱還有一線燈光，陸劍塵示意大家站住，分散在太湖石後，涼亭旁，陸劍塵一拍周傑的肩頭，逕奔了廊下，這時也不用再怎麼小心了，來到格扇前，由破紙窗前往裏一看，見東西靠牆的桌子上，全有人睡着，迎面靠八仙桌上一枝燈台，一枝紅燭，已然剩了殘餘的一段，有一人支頤假寐，周傑細一看，果然一點不差，正是喪門神楊葉，若是旁人，十幾年的工夫，就許不認的了，惟獨喪門神楊葉長的是有特別的地方，就是隔二十年也不會認差了，周傑心中大喜，回手拉劍，三扯陸劍塵退出廊簷，低聲說了句，是他們，陸

劍塵同衆鏢師道，亮青子，別教他們走脫一人，雍和把閉穴瑛一亮，抖丹田之力，大喊一聲道：「淫賊們趕緊出來受綁，免得達官爺費事，這一聲喝喊，裏邊的賊黨全都驚醒，跟着屋中燈熄了，聽得鐵器相撞的聲音，知道賊人已亮兵刃，猛然間見門內飛出一物，倏的聲落在地上，陸劍塵見是一隻椅子，隨着從裏邊竄出四條黑影，分落在廊簷前，周傑一看這四人，當中這個手中仗劍，左邊的一個手捧雙懷杖，正是人廚子韓冰心，右邊這人手中是一對奇異兵刃，每手中一隻半圓的輪子，五個鋒利的刃子，周傑知定是李兆豐，因為事隔十餘年，不過在亂石溝前一會，這時李兆豐已三十多歲，見面自然有些不易辨了，在李兆豐的身旁，正是那喪門神楊葉，手中一對匕首，這時周傑一聲斷喝道：「大胆淫賊，自從亂石溝劍下逃生，就該痛改前非，仍敢夜襲方家店，屢次跟達官爺爲仇這次竟敢陷害程少鏢頭，不顧傷天害理，惡報臨頭，今日趁早束手被擒，免得達官爺們費事。只見這仗劍的哈哈一笑道：「你是何人敢出此狂言大話。」周傑道「達官爺姓周名傑，淫賊你報上名來，這仗劍的賊人冷笑一響道：「太爺乃月下無踪逍遙客管澄波，鼠輩要曉得大太爺的厲害趁早逃生，大爺梓師弟報仇，不願妄殺爾等，周傑哈哈一笑道：「你還敢發甚麼狂言，你本是大俠鐵傘先生傘下餘生，斷髮逃命，今日還忝不知

恥，到這裏發威，管澄波剛要答言，喪門神楊葉，可着嗓子大叫一聲，好小子，你敢罵大爺這就要你的命，話到人到，竄到周傑面前，右手匕首刀奔周傑胸前就刺，周傑一翻身這匕首扎空，楊葉左手匕首又到，奔周傑的右肋，周傑絕不躲閃，用劍光向下從左往右一撩，斬楊葉的腕子，楊葉急往回下一抽匕首，若是稍慢一點，就把腕子斬斷，只聽噹的一聲，楊葉的匕首險些磕飛，震得楊葉虎口疼痛異常，楊葉往後一退，牛錦標這時將三截棍一抖，嘩啦一聲，奔楊葉擡頭蓋頂砸來，楊葉拚命的往旁一閃，叭的一聲把地上方磚砸碎了兩塊，把喪門神嚇得全身是汗，喊了聲好小子，兩打一個，牛錦標往回下一坐腕子，把三截棍撤回，從左往右一起奔楊葉的兩腿打來，楊葉往上一蹺腿開，這一下子把楊葉擡起的頭轉向，這時管澄波大喝一聲，小輩們以多為勝，太爺打發你們上路，把劍一舉奔了周傑，雍和把避穴雙訣一舉竄過來把管澄波擋住，兩人各施展各的武功戰在一處，人廚子韓冰心一抖雙懷杖，要來幫助楊葉，趙月輝看見擺翅尖蹄翎刀把韓冰心擋住了，李兆豐一對五行輪敵住陸劍塵，周傑見人廚子韓冰心雖然右腿生了殘病，可是勇猛不減當年，遂仗劍過來幫助趙月輝，劉雲把七截鞭一抖，過來跟陸劍塵雙戰李兆豐，管澄波乃活報應得意弟子，功夫非比尋常，三十六路天罡劍施展開，只見劍光

一片，電執風馳，大力神雍和，也是派出名家，乃武當名手，鐵傘先生的最得意的門徒，這對閉穴雙訣，點打割碰，吞吐撒放，招數變化神奇莫測，錯非是管澄波這路天罡劍，換在別人，休想走的了十招，李兆豐一對五行輪，摘解撕掙，鈎掛截批，是另有一種手法，專剪人的兵刃。自從亂石溝出事，雖則到處颺蕩，日夜在這對五行輪上下功夫，若非劍術名家，休想跟他遞上手，李兆豐見陸劍塵這躡八仙劍確受名師傅授，非比尋常，急如風馳，迅如飛電，再加上劉雲這條七節鞭，凡是代釣的帶練的這種兵刃，最不易練，練出來最難磨。這對五行輪跟七節鞭全是刁鎖纏拿，兩人的兵刃不敢往一處搭，各自溜神，那喪門神楊葉被牛錦標這三截棍纏住，難以脫身，跟着閃展騰挪，竄縱跳躍，身形巧快，只有閃躲，不能還招，工夫一大，楊葉可支持不了啦。張口直喘，看看不行啦，牛錦標這條三節棍使換了二十年，動起手來，兩丈內別打算進去人，這時見楊葉祇有躲閃不能招還，手底下越發緊了，吧吧一連三棍，楊葉實在不行啦，遂喊併肩子，老楊可要歸位，我可就要扯活。楊葉一想抽冷子走，牛錦標大喝淫賊你想走，我把你打死，楊葉一聽可糟了，既不讓逃走，這條三節棍又不放鬆，遠掃近打，毫不放鬆，楊葉也真急了，見牛錦標三節棍舉火燒天，三節滿撒開，劈頭蓋頂往下一打，喪門神楊葉真

不要命，並不躲閃，大喊了聲：「楊二爺跟你併骨，他是要往懷裏撞，這一手牛錦標倒得躲他，不然七首准扎上，嘿的一聲，往左一斜身，楊葉猛的從牛錦標的面前竄過去，這一下肥了逃了。」

牛錦標把三截棍反背地在地上，一鳥籠穿塔，講究的是個個個，這用棍下往上挑的勁，兜着喪門神楊葉的屁股墩上。牛錦標這條三截棍是特別力大，因為棍頭上五寸的鐵箍，這鐵箍分外的重，這一掃上，把楊葉兜出五尺遠去，正是片荷花池子，雖是沒有水了，下邊依然是一池泥，楊葉嘆喲一聲，來個仰面朝天掉在泥窩子裏，好在並沒受傷，爬起來想着上來逃走，牛錦標已趕過來指着喪門神道：「吊死鬼你想死這就打死你，趕緊把傢伙丟下，別教爺們費事。」喪門神楊葉趕緊提着生銳七首說道：「咱們全是外面朋友，別弄這個，難道還會不諒面嗎？刀放在脖子上決不教朋友爲難。」跟着把七首往泥窩子裏一擲，牛錦標見小子鱧皮癩臉，倒也沒法子，遂把三截棍往下一順，招呼道：「小子你上來吧？」喪門神在泥窩子裏正腳底下不得勁，上來是真費事，這一來倒省了事了，隨把三截棍捉住，牛錦標真就往上提，提到半截，喪門神：楊葉「可別撒手，要是來個二回，可受不了！」牛錦標把楊葉提到岸上，他還想冒壞，遂說道：「俗語有

句話，新鞋不踏臭狗屎，我雖沒有狗屎，這一身臭泥也够看的，達官老爺把我放在心上嗎，我是向來淨作人物事，怎麼也不能栽二回。」牛錦標見他嘻皮笑臉，兩眼直往別處看，就知他不懷好意，這時把三截疊棍成一截，併在手中，照着楊葉腿上就是一下，這一下子把楊葉整個的打在地上不住哼呎，牛錦標道：「你小子跟達官爺玩這一套，教訓教訓小子，楊葉一邊，哼着，一邊說道：「你這可不對，拿好朋友當冤家，牛錦標過來把楊葉袴帶解下來，四馬倒蹄的給捆上，楊葉還不住口的叫，牛錦標道：「你口裏再不閒着，我可給你抹臭泥。」

楊葉一想，頭一次是喝的關東蝦醬，這回再喝臭泥，我還活個甚麼勁，真就不敢言語了，這時那人厨子韓冰心，他把雙懷杖施展開，帶得悠悠風響，周傑這蹣八仙劍也是不弱，劍光上確下過功夫，拉，崩，截，挑，刺，扎，六字使上，頗見出手法緊妙，趙月輝翹尖鷹翎刀，崩，扎，窩，挑，刪，砍，劈，這六合刀法更有獨到的功夫，走鏢廿年，憑他圍遍關東三省，不過韓冰心的雙懷杖分兩重，周傑，趙月輝兩人的兵刃全不敢跟他碰，故此走了廿多個照面，周傑見韓冰心的雙懷杖露了空，遂用丹鳳朝陽領韓冰心的懷杖，韓冰心果然撲着往上一翻，趙月輝的刀到，韓冰心一斜身，左手懷杖往後一掃



周傑這時用的是三環套月，一連三劍，第一劍是金針探海，點下陰，第二劍是倒提金鐘，扎左肋，第三劍抽撤連環，點傷韓冰心的右腿腋，原本韓冰心右腿就有殘病這時再被劍傷，腿一疼，手一遲，被趙月輝雁翎刀又把左臂砍傷，跟着被周傑一脚踢倒，趙月輝把韓冰心捆上，這時那管澄波跟雍和，李兆豐跟陸劍塵劉雲，戰得難解難分，人厨子韓冰心喪門神楊葉，兩人一被擒，管澄波李兆豐兩人未免走神，雍和這對閉穴訣，是一招緊一招，一式緊一式，管澄波三十六路天罡劍，道劍合一，兩人走了個平手，趕到李兆豐右手的五行輪忽被劉雲七截鞭纏住，劉雲往回一帶，李兆豐的力大，劉雲往前一截李兆豐的左手五行輪奔到劉雲右肋掃來，劉雲的七截鞭有皮挽手不能撒手，只有竭力往後一閃身，一抬右腿，五輪行尖子點在右腿上，陸劍塵也是劍風迅急，也把李兆豐左臂割傷，這時七節鞭五行輪已分開，李兆豐虛恍一輪，飛身逃走，陸劍塵隨後就追，只剩了管澄波一人，未免心慌意亂，周傑趙月輝牛錦標看着兩個被獲的賊人，那劉雲也坐在那歇息，周傑提劍過來，雙戰管澄波，管澄波見又添了一個敵手，知道久戰必要吃虧，遂施展奇門八劍，往前遞奔雍和的咽喉，是「樵夫問路」雍和用閉穴訣一封，管澄波是劍隨身轉，劍尖直奔周傑胸前，是「倦身歸林」周傑倒提劍把用了招恨福來遲，往

前一封，管澄波却用白鶴亮翅，身隨劍勢，一個盤旋，雍和周傑全得往後退，只聽管澄波說了個「太爺去也。」見他只一長身，用「一鶴冲天」的絕技，躍上樓房的簷口，又一縱已然無影無踪，雍和大喊：「那裏走。」一順閉穴訣，就要追。周傑趕緊阻住道：「這個教他逃走吧。」這管澄波並非真是戰不過我們，怕有甚麼詭計，正說着，陸劍塵也提劍回來，向周傑道：「那李兆豐被小弟追進蘆葦塘逃走。周傑道：「慢慢再訪拿他們，過來看了看，劉雲傷勢並不甚重。」周傑道：「甯得趕緊走，這兩個賊人須找交待，不要再被他們逃走了，少鏢頭的案子，從這兩個賊人身上能够昭雪沈冤，比反牢獄強，這才是方欣賊黨成擒日，尙有凶淫引禍來。」

第三章 逞凶淫謀刺雲中雁

且說衆鏢師把喪門神楊葉，人厨子韓冰心擒住，全十分欣幸，周傑一想，遂向陸劍塵道，陸賢弟可以辛苦麼，先到鼓樓給翁大俠送信，我隨後到汪捕頭家中，把他找來教他接這兩賊人交案。雍和道：「李兆豐等逃走，我們也應當檢點檢點賊人的銀錢衣物。」周傑隨進了屋中，把火打着，點上了臘燭，一查賊人的衣物，見還有四百多兩銀子

，周傑道：「這幾百銀子交了官也是白便宜了曠官，我們不如把他交給翁大俠作些有用的事，衆位看怎麼樣？」雍和等答道：「周師傅說的極是。」周傑遂把銀子用一個包袱包了起來，隨交與陸劍塵，周傑隨說道：「就勞交與大俠，陸賢弟頭裏請吧。」周傑的意思，因為陸劍塵脚程太快，自己跟他一塊走，決跟不上，雖則是自己人，未免也臉上無光，因此故意教陸劍塵頭前走，從來練武的人最在乎小過節，像周傑已六十來歲，久歷風塵，還會沒有含養嗎？可是好勝的心也不能一點沒有，不過得退步且退步，不肯無故的爭強奪勝，這少年意氣之爭，就是啦。

周傑等陸劍塵走後，教牛錦標把人廚子韓冰心，喪門神楊葉全搭到屋內，楊葉被牛錦標這一三截棍，打的是真够受的疼的直呲牙裂嘴，這時被牛錦標搭胳膊扯腿，把傷處扯得痛入肺腑，這時見劉雲調治傷處，遂板着脸說道：「這位達官受了傷我們這裏有好刀傷藥。人廚子韓冰心一聽不由大怒道，你太不是人了，可惜你還是綠林的好朋友，別現世了！」喪門神楊葉道：「你這可不對，現時我們是爹死娘嫁人，個人顧個人，我可是綠林的好朋友，決不作不是人的事，現在我老楊又被你們所累，落了個淫賊之名，死不瞑目。」韓冰心道：「你真把人給氣死，你報怨我，我報怨誰呢？」周傑厲聲叱道

：「這豈是你們門口之地，姓楊的刀傷藥在那兒？我們先用點。」楊葉果然告訴了。周傑接着他說的地方找出來果然內服外擦的藥全有，楊葉是不受罪就行，腆着臉向周傑道：「老達官，你要拿我楊葉當朋友，把七厘散給我喝一點，」周傑道：「你可別想尋死。」楊葉道：「我沒犯死罪，爲甚麼尋死。」周傑見果然是七厘散，遂也不疑心，就給他喝了，隨囑咐雍和等好好看着，候汪捕頭來了交他領走。周傑說罷，不敢再事耽延，立時起身。奔城內，來到明費宮人故里，這時候在房上可不好找，夜間在房上往下望，極不易辨認，何況周傑祇來過一次呢，周傑仔細把汪雄的門口找着，兵，兵，的一拍門，不一時裏邊問：「誰叫門？」周傑答道：「我姓周，名傑，找汪捕頭有要緊事。」裏邊答聲的正是汪雄的兒子，因爲天未亮不敢冒然開門，汪誠別看傻頭呆腦，倒有個見地，心想爸爸淨跟賊爲仇作對，短不了就許有找到門上拚命的。我若一開門，萬一要是賊人，要是拿着我當我爸爸，冷不防給我一刀，那我死的多委屈呀！所以就是白天，他也得問個明明白白才開門啦，這時趕緊到汪雄的窗前，把外面有人找的話，隔着窗戶告訴了汪雄，汪雄一聽，是周傑來了，趕緊起來，心說這還教人消消氣，前幾天還是錯怪了人家啦。大約人家真有緊事，辦完了趕緊回來的。又一想，暗罵自己好混蛋，

他們要是回鏢局子，至少得一個月回來，這才幾天，自己趕緊出來，在院裡就問是周師父嗎？」周傑外面答道：「汪大哥。」汪雄一聽，果然是周傑，赶快把門開開往裏讓，周傑道：「現有急事，我們談談，夜間我們拿住淫賊同黨兩名，正點又逃走了，汪大哥赶快跟我走，這兩名賊人必須由汪大哥帶去交案，汪雄一聽，也是痛快，遂說道：「那很好，這一來就可從賊人身上追出真情，在那裡辦着的。」周傑道：「就在城東八里多路，一所廢園子裏辦着的。」汪雄把手一拍道：「唉！我怎麼會把這個地方會漏了空？這園子名許氏別墅，荒廢多年，明明是一個窩藏賊盜的地方，怎會想不起來，真叫現世。」周傑道：「汪大哥，還是快快走，我們還是先不露相，把賊人交待了，我們還得走，汪雄道：「那麼衆位是沒離天津吧？」周傑道：「不錯，細情改日再談吧。」汪雄道：「我還得找我那兩個夥計去。」周傑道：「那麼，我先走，我們許氏廢園見，越快越好。」周傑竟自回許氏廢園，汪雄自去找手下夥計。

陸劍塵到了鼓樓見了鐵傘先生把經過的事說了一遍，把周傑找汪雄的事亦於此處補叙明白，以免下文補叙，鐵傘先生道：「既是周師父已去找汪雄，這是極好的辦法。那麼陸老弟可以仍回去幫着他們把這件事交待完了，大約也就是今明日繼志就要解走，那

李兆豐管澄波既已逃走，難免他們不去半路邀劫，想殺繼志，所以沿途必須派人保護他。方保無虞，我打算請陸師父辛苦一次，教小徒雍和也跟了去，不論解到那跟到那，不過是這種不情之請，陸師父多多原諒。」陸劍塵道：「老前輩這是看的起弟子，才肯這麼相託，弟子定能保全高足的安全，鐵傘先生道：「陸師父隨着回去帶小徒雍和即時在北關外三星棧落店，鍾老弟回來就有確信了，幾時能走必去送信。」

陸劍塵又把銀包交與了鐵傘先生，說明這是賊黨不義之財，奉周傑之命交付大俠，鐵傘先生點點頭，隨把銀包打開，拿了一百銀子交與了陸劍塵道：「你帶着這一百銀子作路費。」陸劍塵道：「我們還够用的。」鐵傘先生道：「最好是帶去，知道幾時能回來。」陸劍塵只好帶起隨告辭轉身出鼓樓，剛一推開格扇，猛的一條黑影奔自己而來，陸劍塵往後一撒身，手執劍把，再仔細一看，正是追風俠鍾鳴遠回來，一脚跨進樓門，見陸劍塵站在一旁，遂問道：「陸師父從那裡來？陸劍塵忙躬身還禮道：「不敢，弟子拜見大俠。」鐵傘先生代答道，「他們拿住李兆豐的兩個同黨，鍾鳴遠道：「這倒是可喜的事，雖是正凶未獲，從他們口中也能追出真情，這是該着繼志這孩子災霜難滿了，只是兩個賊人如何交待？」陸劍塵剛要回答，鐵傘先生道：「你不用管了。」又向鍾鳴遠道

：「回頭我詳細告訴老弟，他現在還不與露相，須趁天未亮走，只是繼志解走不可未曾打探出來，鍾鳴遠：「今日一准走了，方才我在縣衙打聽得天津府節縣衙將釋繼志一早解到府衙，說是巡撫奉部令差快騎星夜提程繼志赴保定聽審，或許由巡撫那送部親審不過公事未說明，若不是公事來的晚了昨天就解走了。鐵傘先生道：「官家辦事寧可麻煩也不能差了規矩，因為刑部內跟縣內交待不着，明是解到刑部，可是也不能直接來提案，層層節制固然是好，可是弊竇叢生，也就在這上。鐵傘先生道：「陸師父聽明白了，今日必走，預計連府衙中耽擱也不過幾時，繼志准可起身了。這可是解到那，陸師父你費着走就行了。」陸劍塵急忙告辭出來，趕緊出了城，趁路上無人仍施展陸地飛行術，起來到許氏廣園，天也就剛剛發亮，進了園中，見周傑已然回來，陸劍塵：「周師父怎麼沒去見翁大俠去，周傑道：「我見天色不早，急急回來，好在也沒甚麼要緊事，陸劍塵把鐵傘先生交派的話，向周傑說了，雍和一聽，教自己跟着陸劍塵保護程繼志，倒是很好。遂問陸劍塵道：「陸師父我們幾時走？」陸劍塵道：「候汪捕頭把這兩股差事弄走了，咱再走，天也並不晚。」說話間聽得遠遠有人走路，周傑追了上去，見是汪雄越牆進來，衆人全跟汪捕頭見禮，汪雄也客氣一番，周傑道：「汪大哥自己來的。」汪雄

道：「有兩名夥計在外面了。」周傑說道夥計們不會高來高去，圍門又鎖着，遂向汪雄道：「我們把圍門的鎖毀了，把門開開，這兩股差事好往外架，汪雄道：「圍門這個鎖不好毀，太結實。」雍和道：「不用廢那麼些事，帶着鎖給抗下一扇來，完事照樣給按上。要是把鎖毀了，還得重給買鎖頭去。」周傑知道雍和綽號是大力神，圍門又大又重，別人也不是想不到，沒有那麼大力氣不好說。遂答道：「很好，就請雍老弟多辛苦。」

雍和遂跟周傑兩人來到圍門，雍和過去把左邊這扇門撐住，恍了恍，把淤的泥土全給活開了。兩膀一用力，把左邊這扇門轉，給活離了槽。往懷中一，遮地上的淤泥土全給活下來。兩臂上沒有六七百斤的膂力，別想把這門給活動了，雍和把左邊這扇門往右邊一歪，立時的閃出出入的道路，一看門口有一輛敞車，兩名夥計，周傑向兩名夥計點手叫了進來。一同來到後邊，汪雄道：「周師父原來沒走，我汪雄幾乎錯怪了好朋友。」周傑道：「我們是奉翁大俠之命，實不能跟衆位說明：顯着對不過朋友，汪雄道：「那倒沒甚麼說的，遂到屋中看了看人廚子韓冰心，喪門神楊葉，兩人全是四馬攢蹄的細着。汪雄向周傑道：「衆位達官老爺，賞個老面，這全是外面朋友，別這麼着。」周傑道：「汪捕頭看着辦吧。」汪雄道：「衆位這是賞臉。遂向着楊葉道：「朋友既是硬



漢子誰也不能不開面，這變捆着在外邊一拾多寒蟲，我們誰也別教誰費事。」向修計一努咀，兩個夥計過來把兩人的腿抖開，汪雄向周傑道：「衆位這可是捧姓汪的」我們心照。我們走啦。」遂向人厨子韓冰心跟楊葉道：「朋友頭裏走吧。有本事堂上滾去，你們二位看上下手全帶來啦，因爲二位全是關裏關外露頭露臉，拉大幫，立大櫃的好朋友，上下手是給湯浪子帶的，朋友漂比亮比的，誰也別教費事。喪門神楊葉道：「好吧，你既然閃面子，我們還能不開面嗎，你放心吧，決不能教朋友費事」。一邊說着，一溜一拐的往外走，人厨子韓冰心是低頭不語，來到了圍門外，兩人上了車，夥計們又把賊黨的藏物等，全搬上車來，衆鏢師全向汪雄客氣了一番，汪雄押解兩個賊人逕赴縣衙。

這位周傑，仍進了圍門，雍和仍然把圍門按好，一同來到後邊，陸劍塵道：我們得走了。」雍和道：「我也沒有旁的事，立時起程，遂向周傑告辭。兩人一要走，周傑道：「我們也不便久呆，我們一同走」六人收拾好了一同由圍子的後邊出來。周傑道：「我們暫時到北關外落店，劉趙二位賢弟傷雖不重，也得歇息歇息。陸劍塵道：「我們得出去幾里地，方可找地方等解差事的」。周傑道：「那麼二位頭裏請吧。陸劍塵雍和頭裡走下去，這四位鏢師在北關外落店不題。

且說汪雄押解韓冰心楊葉鈞齊縣衙，來到衙門口，有差人們，見汪進來了，並且押着差事來的，就有熟識的問是甚麼案情？汪雄道：「這是程繼志案內正點」。汪雄向兩個夥計道：「把他們二位抬下來」。人廚子韓冰心道：「這位你有甚麼事得難，該着怎麼辦怎麼辦」汪雄道：「朋友你放心吧，」一點說的沒有」汪雄跟着兩個夥計頭裡走，來到了班房。楞張吳子全在這啦。汪雄搶在頭裡，向衆班頭一遞眼色，遂揚聲說道：「現在有兩位好朋友捧我們哥們，我可得開面，我雖是玩票，也算是衙門裏人，怎麼也得閃個面子。」于得水一看這兩個點，碼着兩臂，散着下腿，就知是汪雄故意的放場面，好看着差事別按逃走的心。遂說道：「好吧，既全是外面的朋友，有甚麼說的，你們二位請坐。」喪門神楊葉，人廚子韓冰心，兩人一看這情形，雖然明知這是貓哭耗子假慈悲，可是也不能不領這個情。遂答道：「衆位老爺這份意思，兄弟們領情。」于得水向汪雄道：「汪大哥我們咬個耳朵。」汪雄道：「外邊說不好嗎。」

兩人來到院中，于得水道：「汪大哥這兩個點，在那裏撈來的？」汪雄道：「就在城東許氏廢園盤聚，還有兩個激散了。」于得水：「回頭上下手怎麼樣？」汪雄道：「這不過一點外場的意思，一轉面就給帶上。這全是江洋大盜，若是提到堂上時，還得多

留神。」于得水：「汪大爺你來的正好，小程已竟有了喜望，早晚總可把官司反過來，府裏已竟有公事下來，捉他。聽說是巡撫奉部令，派差官解小程走，現在府衙的人已竟在堂上點收到啦。縣太爺一夜沒睡覺，因為從昨天巡撫衙門的差官就到了。因為天晚沒敢提案，縣太爺一聽見信就知道頂子要飛。」汪雄心中暗暗盤算，自己雖然把這兩名賊人交案，恐怕等於沒用，縣官決不肯在這兩個賊人身上追兇。因為這兩名賊人還是認了，縣官是給自己找了誣良為盜草菅人命證據，汪雄不過是心裡這麼想着，汪雄遂說道：「于四爺，幾時可以往上開點單。于得水道：「等提案的走了，這就上去回。這時汪雄聽得外面一陣脚步的聲音，忙走到角門往外一看，正是府衙的四位大班解着程繼志走。汪雄見全是熟人，遂回頭向于得水道：「請便我也去回話，汪雄出了角門，容四位大班已竟出了二堂這院子，自己才隨後跟了出來，到了大堂前汪雄在後面招呼道四位辛苦啦！這四位大班一回頭，見是汪雄，遂招呼道：「汪頭，多咎來的」，汪雄道：「來了一會啦，再一看程繼志面容憔悴異常，三件刑具帶着。」

汪雄來到近前，向一個姓謝的班頭說道：「謝二弟，這股差事跟老哥哥有點淵源，你是多多關照，謝班頭道：「這有什麼說的，我們全是自己人，何必客氣，然有甚麼話

跟他在這裏說，我們等一會，若是一會到衙門就不便了，怒大概也知道，這是巡衙的差官是案，我們跟他們全不認識，不好說話」，汪雄道：「既是這麼着，就不說客氣話啦，來到程繼志面前問道：「少鏢頭近來可好」，程繼志一看不認識，汪雄一使眼色：那四個班頭素日敬重汪雄：「這那能不閃個面子，全離開了兩三步，背着身子，彼此說話，連看這邊也不看，程繼志剛要問他貴姓？見汪雄一使眼色，話到唇邊又縮回去，汪雄已湊到面前說道，我叫汪雄」，程繼志哦了一聲，原來是汪捕頭」汪雄點點頭道：「你自己多多保重，官司不要緊了，尊師大約也在這裏，周傑等昨夜拿住兩名賊人，據鏢師們道，正是案中正凶，大約是甚麼成鎮關東鐵掌李的同黨」？程繼志一聽咬牙切齒：急得手擦着鐵練嘩嘩的亂響，向汪雄道：「那正是先父的仇人，可恨有法在身，仇人雖在面前也不能去報，恨死人也」。汪雄道：「事已至此，急也無益，你且耐不用。」

答道：「我在這裡邊用甚麼錢，不瞞汪老爺說，我身邊帶的錢還沒有用完啦。」汪雄道：「這事總有盼望了，尊師在外面也不能教你遭了意外，這一去保定，定有出頭之日了，外邊我必給託付，也不能教他們虐待你」。程繼志道：「汪老爺我們素昧平生，對我竟有這番熱心關照，大恩不言謝，只要我有出頭之日，決不作負恩人」。汪雄道：「我

和孫守中意氣相投，故願以十分誠意來幫忙，不過我的力量小，事事有心無力，無可如何。現在也不便再就悞時候了，你不論到 裡，把口供咬住了，決沒有差錯」。汪雄是向例不討帳，這時回頭向四位班頭道：「你們四位帶着他走吧，很對不住」那位謝班頭道：「汪大哥自管多談一會，沒有甚麼說的」。汪雄道：「我們也沒有甚麼事啦不過謝頭跟這提案的可以說個私話嗎？」給這位程少鏢頭託付託付，」謝班頭道：「那倒不用，大約就是不託付，也不敢怎麼樣，這種差事是奉旨提的，有毫髮之傷也交待不了」汪雄道：「那麼這件事就算交給你了，有甚麼得用錢的地方你賞個信，我們全是幹這的，還不曉這個嗎」！謝班頭道：「好吧，我必辦到了，你這還有事嗎？」汪雄道：「這裏有事沒交待完，我們回頭見吧，謝班頭爺：「好吧，我們頭裏走啦」，四位大班押着程繼志奔府衙，汪雄仍然回了班房，一看喪門神楊葉，人廚子韓水心已提上堂去了，楞張在屋裏坐着，汪雄跟楞張閒談一會，不一刻于得水下來，向汪雄道：「汪大哥，縣太爺傳您」，汪雄隨着來到堂上，向上給縣官請安，縣官張璧和倒是很客氣，點了點頭。因為汪雄是府衙的舊人，並不是自己屬下，這是府台請出來幫忙，所以張璧和不敢端架子，這時向下問道：「這兩名賊人並不能算作正點，汪捕頭還要多幫本縣的忙，汪雄

道：「下役應當效力，縣官道：「據賊人供，說是有一羣幹鏢局子的裁職誣陷，可有這種事嗎？汪雄答道：「下役訪着他們的踪跡後，因為確知他們是關外的拉大幫的積匪，這次進關做案，所有天津姦殺案子全是他們所為，因為這種賊人全是武藝精通，非比等閑之輩，下役恐怕人單勢孤，故此約了幾位鏢行朋友幫忙，這才把他們拿獲兩名。老爺自管嚴訊他們，自然能把這案審個水落石出。」縣官道：「不過這兩名賊人供辭極其狡展，未必肯認。」汪雄道：「只揀那姓楊的身上追求，用嚴刑取他供，一定可以追出真情。」縣官道：「現在本案正點已解走，沒有真藏實據遽然妄動大刑，倘有意外，本縣一個七品前程有些擔不起。」汪雄聽着心中未免動氣，不過自己也犯不上挺撞他，遂答了聲老爺所見極是，下役下邊候老爺的呼喚，遂請了個安下來，來到班房向于得水：「于四爺，向你們這位老爺，真算位萬家生佛，現在居然成了活菩薩，有慈悲之心了，連這兩個採花淫賊全不肯用刑罰了。不過這種善心，向羊角瘋似的，有時候犯，有時候不犯，審程繼志時候心就像鐵打的，現在成了豆腐。」于得水道：「誰知他犯的是那股病。」汪雄向于得水楞張告辭，自己悶悶不樂回家。

且說程繼志被府衙四位大班解到府衙，這裏邊撫衙的差官們已等得不得煩了，謝

頭上去一回話，府台立時升堂，把程繼志帶上堂去。這也不用問甚麼口供，只把姓名，年歲，籍貫，案由，全細問了一遍，又把手模腳印驗了驗，那不過是虛應公事，在舊時辨讞指紋沒有專門的學識，那能分的清楚。這時府台向下說道：「程繼志你現在是欽命提審，官司就許平反過來，那是你祖上的陰功德行。這案子你能反過來，本府跟天津縣免得受處分，可是本府身受皇恩，為的是給黎民昭雪冤情，很願意政刑簡輕，寧願將本府落了處分，也不願你真個含冤莫白，你下去吧。」程繼志明知這是怕自己朝審時胡亂咬他，遂向上叩頭，由提案的差官把繼志帶下來，公事早已辦好，立時由差官押解出了府衙，早預備好一輪車，叫繼志坐在直上，繼志這回沒用囚車少受了好些罪，一者因為是欽命的罪犯，公事上又急如風火不准遲延，這官司已成定案，公文投到了刑部，這一奉旨提審，明擺着是要翻案，雖然他是待死之囚，可是若有毫髮之傷，也交待不了。故此只可用轎車輕解，好在巡撫衙中的大班全是精通武術的，沿途是分班把守，陸劍塵，雍和兩人已費了下來。第三天到了保定，提案的差官，把程繼志交了案，巡撫是毫不停留的起了一套公文，換了八名大班押解進京，交刑部審問，八名大班立時押解起程。

陸劍塵雍和兩人才落了店，萬沒想到程繼志又解着走，那知到了晚間，再一到巡撫

衙門打聽，那知己竟走了，兩人這一驚非同小可，趕緊來到外面，一商量只好緊追，兩人趕緊回到店中將自己東西收拾好了，給店家留了一兩銀子，急忙的暗暗出了店房，兩人施展夜行術，够奔通京大道，沿路不敢耽悞，直走到五更，已竟走出七十餘里，找了一個大坎園子兩人歇息了歇息，等到天光一亮把衣服整理了整理，找了一個鎮店吃了早點，急忙雇了兩匹脚程，這一天緊趕直走到夕陽西下的時候，來到一個地方叫劉家屯。這地方非常的荒僻，要在青紗帳時候，正是盜賊出沒之地，兩人一邊說着，緊自催動脚程，又走了半里多地，見遠遠一簇人，陸劍塵見是官人打扮，向雍和道：「雍賢弟，你看前面似乎是官差。大約是解的差事吧？」雍和道：「不錯，看着倒像，咱們趕緊到前面看看。」遂加了幾鞭子，不一時來到前頭，及至到了近前，這才看清，正是八名差官，押解程繼志。

陸劍塵雍和兩人這才放了心，已越過前邊去，不能再緊督着，只好竄在前頭，走到一個岔道口，奔了旁邊的小路，等着解差們過去，慢慢在後面跟隨，好在天色已將黑了，離開半里多地，雖是漫窪中，也不容易看清楚。解差官那注意到走路的人，又走了半里多地，前面正是禪福院前面差車進了錢店，陸劍塵：「他們定得落店了咱也打店吧



，雍和道：「咱們既跟進鎮店，他們要是連夜走，咱可也別落店了。」陸劍塵點頭道：「那是自然，好容易上，再教他走單了，倘有意外，誰也担不了這種沉重。」說話間開發了脚程，二人進了祥福鎮，走到鎮店中間，路東有一座大店，見那夥差官剛進店門，陸劍塵道：「咱們是另找店，還是往在這裡？」雍和道：「我看咱們守着他倒好，好在差官們也沒有認識我們的。」陸劍塵點頭，來到店門前一看，粉牆上黑字是高升老店一同進店門，有夥招待開了一個單間，陸劍塵留神一看，見差官們住在對面南屋。南屋是三間，看情形是兩明一暗，店中夥計像穿綾緞的來回侍候這夥客人，陸雍二人卻罷，熄滅燈光，和衣倒在炕上歇息。天到了二更，陸劍塵實在累極，朦朧睡去。雍和也是一樣的疲倦，不過時刻懸念着，因為師父既教自己保護師弟，倘有差錯，怎麼回去交待，所以總睡不好，正在似睡不睡的時候，耳中似乎聽得院中有些聲響，跟着院中又有點響動，這種微細聲音，若非有武功的人，決辨別不出來。雍和從枕頭旁，把開穴雙珠拿在手中，下了地來到窗前，把窗戶紙割破往外一看，隱約見兩人在對面屋門口，一個臉朝外一個臉朝裡，仔細看面向外這個正是那漏網之賊李兆豐，雍和大吃一驚果然費下來了。

原來李兆豐自從許氏廢園被陸劍塵割傷左臂逃走後，竄入葦塘，候陸劍塵回，仍

然不走，他因為四個人只逃出自己來，要是不管別人，伴長一走，怎對的起師兄，所以連歇息歇息再等會兒，倘若連師兄全被獲遭擒自己好去搭救他們，等了功夫不大，見由西牆竄出一人，落在墻下，李兆豐這才看清，正是師兄管澄波，李兆豐從葦塘出來，一打招呼，兩人聚在一處。管澄波道：「此事教愚兄好恨，不幸竟敗在這羣鼠輩之手，李兆豐道：「師兄不必着惱，咱們弟兄只要有三寸氣在，總報的了這種冤仇。」管澄波道：「師弟你的傷勢如何。李兆豐道：「不妨事，不過是皮膚之傷。」管澄波道：「既是傷不重，索性咱一不作二不休那姓程的今天一定解走，咱們半路上等他，那裏清靜那裏下手。」李兆豐道：「楊葉，韓冰心已被擒。論理得設法救出兩人以全朋友的義氣。」管澄波道：「拘小節的不能作大事。他兩人一時也先不致出甚變意外，咱們從要緊的事下手。李兆豐一想也對，遂一同撲奔西北，趕到天亮，已走出十幾里地，找了個要路口等候程繼志。

直候到酉時，才見差官押解繼志到了，兩人並不緊跟着，容差官走出了一里地，在後面跟着走。沿路上差官們護極嚴，不容易下手，直跟到了保定，兩人一商量，在這裏未必容易下手了，遂在那巡撫衙門對過一個飯館中吃飯，也爲的守着衙門口短不了有衙

門中的人這吃飯，或者也許得着甚麼消息，一頓飯沒吃完，忽然從衙門中擁出二夥差官，押解一股差事，出衙門奔東街走去。管澄波低聲道：「他又解走了，咱們也走吧。」李兆豐點頭叫走堂的，把帳算清付過錢，離了飯館，到城外，雇了兩匹脚程，緊緊追赶。直到追上了這夥差官，可是賊人胆虛不敢跟着一塊走，管澄波跟李兆豐一打招呼，兩人越到前頭，想着走在僻靜的地方，只要能下手，就在那一等。

那知事不由人，這條通京大道，因為那時是剛削平髮匪，各處的防營未撤，三里一個卡子，五里一個營房，兩人人單勢孤，總然有本事，也不敢那麼莽壯了，直到進了良鄉縣境，他們也在祥福鎮落了店，兩人一商量，這離北京不遠了，倘若容他進了京師，尤其不好下手。這才决定了在這裏動手，遂等到二更天，兩人結束停當，各帶兵刃，够奔高升店。

來到店中，在房上隱伏多時，見各屋中全滅了燈光，南屋裏在先還有差官出入，赶到二更敲過，堂屋門才關上，不一時窗上也僅剩了一點微光，月下無踪管澄波跟鐵掌李兆豐兩淫賊，全飄身落到院中。把前後出入的道全看好了，隄防着跨院裡，或是夾道內猝不及防的有人闖進來，不及閃避，兩人是一個巡風瞭望，一個向雲中雁程織志的屋中

窺探。只見程繼志在東邊這間，屋中兩名差官看着差事，條東山牆一副寬大的板舖，西間是六名差官也全睡着。東裡間這兩名差官大約也累乏了，一個跟這雲中雁程繼志在一個舖上和衣睡着，一個坐在緊對着窗戶的八仙桌旁，以手支頭，也睡着了。

管澄波把那幾個差官們放在心上，遂奔了堂屋門口，致威鎮關東鐵掌李兆豐巡風，自己潛足輕步的到了堂屋門口，用手輕輕一開堂屋的門，已然從裡面闖上。遂用劍先輕輕插入門縫中，左右微微晃了晃，才把門管撥開，把兩扇門往裡一送，往門旁一撤步，恐防有人暗算。略微一沉，見屋中並無動靜，他才潛足輕步的進了堂屋，先側身聽了聽西面這間，鼾聲鼻息聲如舊，遂放胆奔了東間，輕挑門帘，往屋中一看，見坐在桌子旁邊的官差，雖是坐着，也睡的很甜，管澄波把牙關一咬，右手倒提劍柄，左手把門帘往身後一拋，唰下鞦韆，的竄到炕前，一揚右腕，劍尖朝下，往程繼志肚腹上就扎。眼見得劍尖落在程繼志身上，忽的嘩啦噹噹響一響，程繼志往旁一滾，一個鯉魚打挺，躍了起來。喝了聲：「大胆淫賊，敢暗算姓程的！」嘩啦啦的，被釘着的兩手，抓着項上鐵練子當作七節鞭向管澄波打來。管澄波一劍刺空，竟把劍扎到舖板上，用力拔劍往旁一閃，險些被鐵鍊打上。淫賊月下無踪道遙客管澄波，胆大包身，並不逃走。二次翻身

，一扁腕子，用劍就刺。程繼志仗着身手矯捷，得武當派真傳，雖是這麼窄小的地方，依然能够施展。往旁一擰身，管澄波劍又走空，地下那差官已醒，見屋中進來賊人，遂喝道：「賊人好生大膽，拔腰刀向管澄波就刺，管澄波只一抬腿把差官的腰刀竟給磕飛，差官往外就跑。西間的六名差官也被這邊的響音驚動起來。聽得聲音有異，各拔腰刀往這屋中就闖，程繼志也是高膽大，還是手鐮腳鐮的帶着，毫沒把賊人放在心上，脖鎖的大練子却當了拒敵的利器。雙足齊躍，跟下鋪來嘎嘎嘎，一連就是三下。對手若非管澄波這種有真功夫的，休想逃得出程繼志手去。管澄波雖是沒把繼志這條鐵練子放在心上，只是爲屋中窄小的地勢限制住了，手脚施展不開，無法還手。這時西間的差官一個個猛勁也撲過來，堵着門口喊：「好賊人，敢劫差事，別教他走了！」

這時對面屋中的小俠雍和已把陸劍塵鏢師喚醒，聽得差官一聲喊，忙的縱出屋來向李兆豐喝聲：「淫賊大膽！竟敢目無國法，劫殺犯人！你們有幾個腦袋吧！」雍和頭一個飛縱過來，閉穴跌撲頭蓋頂照李兆豐頭上就打，鐵掌李兆豐右腳往後一滑，半斜身，往後微一仰頭，雙臂平分，喝聲：「打！」左手五行輪子尖向雍和咽喉便點。雍和雙跌一打空，已料到李兆豐進招，見五行輪到，腕子往回一坐力，左手閉穴跌往外一封，右

手訣向李兆豐華蓋穴便點。李兆豐抽招換式，兩下裏聚精會神的戰在一處。

外面這一動手，屋中圓刺未成的月下無踪管澄波，因時屋中不能再動手，也闖了出來。差官們不仗着閃避得快，險些死在淫賊的手內！倚杖人多勢衆，齊往外追，見院中已然動上手，只知道剛剛闖出來的是賊人，至於動手的就分不出是敵人是友人啦。

管澄波身形往院中一落，見機撥自己這回事的又是許氏廣園那兩人，不由大怒。仗劍直取鏢師陸劍塵。陸劍塵喝道：「淫賊。已是落網之魚，還敢逞兇，看你往那兒走！」劍鋒展動與管澄波戰在一處。兩下裏才打了六七個回合，只聽得櫃房七噹噹聲震耳。店家發覺院中有賊，居然亮傢伙却差事，店家沒敢就出來，可傳鏢示驚。

原來這祥福鎮有聯莊會，專爲防匪的，高升店鏢聲一起，街上巡更的接的鏢聲，噹噹，的把鏢聲傳下來，跟着四下裡全按了鏢，工夫不大，聯莊會已竟集合了數十名壯丁，把高升店團圍住。任憑淫賊鐵掌李兆豐和月下無踪管澄波手底下怎麼厲害，終是邪不侵正，此時已竟一鼓而退。差官裏有那狡滑的，聽見外面吶喊拿賊，不是聯莊會，就是駐防近處的官兵。差官悄悄從窗根底下，溜出一名差官，忽啦呼隆的把大門開了，外面火把火鏢子閃進店來，兩淫賊本就無心戀戰，這時見店門一開，外面那響大聲勢，管澄

一邊動着手招呼道：「併肩子，落禽頭風緊，馬前點出窩，（唇典是說：店房裏情形太緊，趕快走吧。）陸劍塵雍和一個是久闖江湖的鏢師，雍和是鐵傘先生的弟子，那會不懂這種秘語，手底下那肯放鬆，管澄波賊點一劍，倚仗着輕功出來，躡上了牆頭。陸劍塵正要追，剛一墊步，管澄波已揭了兩片瓦向陸劍塵打來。陸劍塵好在沒竄起來，稍一偏身，嘩啦一聲，兩片瓦落在磚地上已成粉碎。

這時鐵掌李兆豐見師兄已走，虛晃一輪，抹身剛要往外竄，雍和是拚命不捨，在後面往前一轉，把穴雙訣往前一遞，堪堪點到李兆豐的背上。李兆農已知道後面兵刃到了，倏的一翻身往旁一閃，雙輪往下一切，那知雍和招數神奇，沒容五行輪搭上，往回下一撤他的雙訣斜掃鐵掌李的右臂。鐵掌李想去搪，以來不及了。吧的正打在右臂上。這對閉穴訣分兩叉重，雍和力量又大，李兆豐雖是有鐵掌的功夫，可是兩臂上可差多了。實在忍不住了，「噯呀」了一聲，喘七的一聲，把一只五行輪掉在地上，拚命一縱，竄出丈餘，又湧身竄上牆頭。陸劍塵還要追，雍和道：「陸師傅不要再追趕了！」那知李兆豐竟沒跟着逃去，一翻身，站在牆頭，向下說道：「你這兩個小輩，一再的壞太爺的好事，可敢把真名實姓說給太爺。日後也好報答你的好處！」

雍和冷笑一聲把閉穴雙訣已併在一處，左手倒提着，右手往房上一指道：「無恥的淫賊，要問爺台的姓名，你不過將來想要報復，那倒還是漢子所爲，我是端誠恭候，我姓雍名和是鐵傘先生的門下，住家在江蘇丹徒縣明月莊，江湖人稱大力神的就是在下這位是奉天永勝鏢局裏鏢師陸劍塵，淫賊，你只要有胆量，爺台一月內在天津城等你。」房上的李兆豐管澄波哈哈一笑道：「小輩不用發狂，太爺們準到天津城取你的狗命，太爺們不陪了！」說罷一旋身，蹤躍似飛的逃出店去。

雍和陸劍塵因爲差官們沒有真本領，恐怕淫賊調虎離山，把兩人誘得離開店房，再有別的匪黨來刺少鏢頭程繼志，那一來危險太多。不敢過於輕視，只任淫賊逃走，也不敢冒險去追。外面的聯莊會已把這這座店房圍得不能出入。只是這種飛賊身形太快，兩淫賊從屋面逃出來，聯莊會也看見，不能伸手截堵，竟由屋面，任他安然逃去。

雍和一俯身，把淫賊遺留的一柄五行輪拾起來，這時聯莊會的會頭帶着莊丁向陸劍塵察問：「是否傷人？賊人劫甚麼財物沒有？」陸劍塵只說了聲：「我們過路客人，給人家幫忙，祇要問，請問屋裏人，說着撒身躲開，這時各屋客人，有好事的也全出來問是怎麼回事？這時差官們見聯莊會的人到來，遂說道：「我們是保定府巡撫衙門來的差



官，解着部裏提審的差事，不料竟有賊人行刺賊子胆大已極，我們因爲保護差事要緊，致令賊人逃走，貴處聯莊會見義勇爲，守望相助。這次也虧了你們衆位，若沒有聯莊會的聲勢驚人，賊人還許要傷些人呢！貴處這種義俠的行爲，我們定稟明巡撫大人，將來必有褒獎。」聯莊會首事趕緊說了聲：「我們這是應當保護衆位的，衆位老爺太客氣了，您請執公吧。」

這時客人們出來探問的，一見這是部裏提審的案子，這種事情雖有一點嫌疑，吃不了兜着走。出來的全興憤憤的，這時全溜到一旁，不敢隨便答話。店裏掌櫃的和先生全過來陪着笑臉道驚！差官遂寒着面色道：「這倒沒你們的事，我們只不明白這良鄉縣的地方官治理的好地面！事前既沒防範，事後不找到他面前，沒別的我們先把差事交到了，回頭找他算賬，有他的樂子。店裡掌櫃的是圍着這幾位差官竭力的巴結。」

這時雍和跟鏢師陸劍塵全溜向一旁，可沒冒然走向自己屋中，恐怕情形過於的帶痕跡，反令別的客人注意。打算乘着客人們攢聚時，溜進屋去。陸劍塵更因方才雍和跟賊人報名時說出永勝鏢局字樣，自己暗暗着急，差官們要是聽清楚了，定要起疑心。其實兩人要想脫身是極容易，想走就走，毫不費事。只爲仍然懸系着恐怕賊人萬一來個捲土

重來，總志的安全怎能保得住，所以不敢立刻撒身離這座店，兩人這時已緩緩來到自己門口，剛要進屋，那差官已想起來，忙招呼：「噢！方才拔刃相助的那二位老師呢？」說這話時已然望見。隨說：「哦！二位就在這住，喂，你們二位留步，請進來，我們有點事求教。」陸劍塵眉一皺，用兵刃一碰雍和，低低說：「千萬別承認永勝二字。」念「可越短越好！」（唇典是話少說）雍和點頭會意。這時有兩位差官也隨着過來迎接，陸劍塵雍和忙拱手道：「衆位不要客氣我們既趕上這事，那能袖手旁觀。這不算甚麼？衆位上差，要是沒有別的事請執公吧。」

提案的差官向陸雍二武師殷殷致謝！這時陸劍塵雍和兩人的兵刃和檢得鐵掌李兆豐那隻五行輪全在手中，並沒回到屋中放下。陸劍塵向差官們道：「上差請先執公，我們弟兄的兵刃還沒放下，這太以的失禮了！」差官們忙阻住道：「這有甚麼，防身利器，那好離身。請到屋中也好談話，二位裏請。」陸劍塵見這幾位差官倒有些江湖道豪爽的氣概，自己倒不好過於推却了，只得隨着差官們走進屋中，差官們倒是毫不客氣的請兩人在堂屋明間落坐，因為兩邊這間有兩名差官被淫賊所傷，雖是受傷不重，暫時得稍事休養，東邊這間是程繼志住着，這種重要差事不得不稍事謹慎。可是對於陸劍塵雍和兩

人終因為是幫忙拔刀相助的朋友，倒是不甚防範兩人。裡間的門帘全挑着。這時雍和陸劍塵神色上一點不敢帶出來，說着話聽東間裡一瞬的當兒，那少鏢頭程繼志正低着头微做一抬，眼光正和鏢師陸劍塵一觸，趕緊仍把頭低下，陸劍塵也趕緊眼光移到差官們身上，答訕着問：「上差這是從那兒提來的案？犯人是甚麼案子？一共是幾股差事？」陸劍塵這種問話的情形，差官們絕看不出有一點可疑的形跡來。內中一個姓胡的差官答道：「我們是保府巡撫衙門的差役，這是從天津衛提來的案子，這股差事案情可够重的，想不到竟有賊人來行刺，這一來倒把案情明白了一半。這犯人帶着十幾條命案，這案子鬧到越衙上告，這次中途竟遇匪徒逃劫，若不是二位這麼拔刀相助，這犯人險些被賊人料理了，這樣看起來，這犯人可真像被匪誣攀的，陸劍塵故作好奇心盛，湊到屋門口向程仔細看了看道：「小夥子好一傍外表，真要是被屈含冤，這回總可伸冤了？」陸劍塵是故意示意程少鏢頭，為是教他好放心，知道有人暗中保護，絕不會落在匪人子內。程少鏢頭早已看見是陸師叔，和師兄雍和，自己不敢露了形跡。因為自己案情太重，只要被差官們知道了，於自己十分不利。還許人家一起顧忌，就讓明知這所來的鏢師全是好人，這種護差的差官，不管你怎樣，總是防範着或有逃亡，一刻也不敢放鬆。遇上心田

好的差官，被提的差事能守規矩，一路上他們還可以暫取稍鬆，處處給些便利。若是一知道被提的差事，暗中有跟隨着，不論你居心怎樣，人家也不放心，倒得嚴加看管起來。所以雲中雁程繼志，以及鏢師陸劍塵，深知道這種情形，全竭力矜持着，不教差官們起疑心。程少鏢頭目光向外面一瞬，趕緊低着頭只作不理會。

鏢師陸劍塵也怕露了形跡，趕緊走開，這裡雍和也和差官談着話差官們問到兩人的來歷，雍和只說是倒是保鏢爲業，不過只走西北的路子，關外沒去過可聽說關外有永勝字號不過跟人家既沒來往，也不認識。陸劍塵也跟着落座，生怕雍和把話說走了，自己趕緊的接着他的話因說道：「上差們此次提解此案，竟會遇上這種目無國法的強徒，真是想不到的事全有了。我們弟兄不是以行俠作義自居，既沒有多大本領，也不够那種身份。不過因爲匪人這麼張狂，想不利於這種自受國法束縛的犯人，這算得甚麼英雄漢子所爲，上差，這股差事既是身犯這種重案，怎的還有這種仇家？這真是於理不合了！」

差官道：「我們也不明白這種原故，不過這次事倒於這股差事有許多利益。這次匪人團謀未遂，正可証明他是被屈含冤，我們正好給他據實向部裡陳明，未常於他沒有利益吧。」陸鏢師點頭道：「上差說的極是，這裡或許是另有別情，局外人不敢揣測。」差

官道：「匪人遺留下的這只兵刃，我們還真沒見過，能使這種奇形兵刃的，定非平庸之輩，我們哥幾個真是萬幸，這股差事本身要是不會兩下子，以及沒有你們二位拔刀相助，非得出了差錯不可！你們二位老師這種俠心義胆的情形，我們是定要把這種義舉，稟明了撫台，對於二位這次的事，一定有獎勵。二位老師要是順道的話，何妨咱們還是一路同行吧。」

陸劍塵忙道：「我們是有別的事，路經此地，我們不到北京，這是到良鄉找朋友去，跟着就得趕緊回去。」說到這，立刻站起告辭。差官們還是挽留，陸劍塵恐怕話說多了，露了痕跡遂一同告辭出來，這一折騰，天已快亮了，陸劍塵和雍和一商量，趕緊起程，走在頭裡，免得和他們再遇在一處。遂然天色才亮，立刻付清店賬起程走下來，這夥差官便到卯時太陽上來，才護解起程，這次因為有昨夜一碼事，沿途除了緊趕行程之外，加緊防護着，直到夕陽銜山，到了北京城直奔刑部投文交案，程繼志的覆盆之冤，能否昭雪，全在下章交待。

第四章 直隸司夜審程繼志

差官來到刑部衙門，已是黃昏之時，主腦官員早回私宅，可是這裡衙門有常川值日

的堂官，收發處也有差弁值差。撫衙的差官一投文，立刻由收發處稟明了本部值日的堂官，四位護案的官，先呈驗巡撫的公文，然後把程繼志，帶上堂來，按着公文所載的年歲籍貫，以及身量高矮，面貌的情形仔細盤詰了半天，又令提牢司司官當堂檢驗一過，確是主犯本身，並無甚麼可疑。遂先標了押票，令提牢司司官，把犯人程繼志押入天牢。此時這裡堂官又點驗所有這一案呈部的案卷，一件件的點驗清楚，這才賞發了回文，令差官們回去。這裏值日堂官，把所有的公文卷宗，全得交由刑部右侍郎，閱過，交由直隸司，這刑部衙門是十八位司官，管轄十八行省的訴訟，各省的案件，詳到部裡，由左右侍郎都看看案情，交倒本省司官詳細研討這案情的真象，和供錄引用的律條，是否詳實，稍有一點不符的地方，就由原司官引証批駁，是由滿漢侍郎，滿漢侍郎對於司官的引証見解，認為實有追究矯正的地方，滿漢侍郎再加以自己的見解，再呈到刑部滿漢尚書前，二位尚書就原案的案卷看了，立刻仍把這案交下來；會同審議，所有的司官，得看案情據理反覆辯駁審議。最後依着案情律例沒有甚麼漏隙，遂把這案駁口去，例如這案是山西省詳上來的，駁到山西省該管府縣，就部駁之處，重加審訊，有那性情梗介的，仔細研求，可是有的，只顧自己一翻案，名聲太以難堪，這一來不僅不肯窮追，反倒

多方隱諱起來維持原審的判斷，即或部文駁的太囑實，府縣方面也是避重就輕，不肯真個自承其咎，這一來仍然是敷衍着往上詳，可是遇到了刑部的滿漢官員，精明幹練，那能容他蒙蔽，反能把案情擴大了。部裏有調取原卷的權柄。部裏調卷重審時，和開堂審訊全案人犯一樣，照樣的坐堂，就着原卷，從一起首審訊供詞，全要加以推求着折辯，把案中真情矯正明白了，按律駁斥，使干犯科者，雜逃法網，使負屈含冤者得昭雪覆盆，這些閑文不在話下。

且說刑部堂官當時把這案中所有原卷全照收。若是在平常時，尚書侍郎奉敕衙回府，總得到第二天再稟報，可是這案可不敢，就這麼隨便按下不題。這位值日堂官玉山大人，吩咐差役預備車，自己趕緊到公館去稟報兩位尚書，這一來還是深得這兩位尚書的誇讚。因為這案是奉旨提審的，既是今日解到，好歹的得審一堂，明日早朝，也好奏對。這滿漢兩位尚書，一位是漢官劉文翰，劉尚書。一位旗人，壽山尚書。刑部衙門自從密雲縣胡文淵闕御狀，刑部尚書陳輝貪職枉法，給明正典刑之後。刑部衙門闕衙官員，風氣爲之肅然。清廉正直之名，遠播朝野。這兩位尚書，時時以前任該大人的身敗名裂誥誠僚屬。這時見天津縣這一案解到了，立刻全回到刑部，差弁們早已分頭去請閱

衙官員，伺候晚堂。刑部衙門前車馬如梭，附近全知道刑部衙門裏夜審重大的案子。值日堂官更把解差報告行經良鄉縣境，竟有飛賊圍刺罪犯程繼志，險些遭了賊人的毒手！經過情形全稟明了尙書，這一來滿漢兩位尙書也驚了心，難恐匪徒不肯甘心，再來刑部逞凶。雖有督捕司統帶二十餘名督捕，恐怕他們本領稍差，兩位尙書一商量，遂具兩順天府借他的大班頭張天佑，是他手下得力的快手，能夠高來高去的，保護奉旨提審的差事。打發差人立時去，候回信。這種辦法是全憑私人的交情，若動公事，人家順天府又不是自己屬下的衙門，自己節制不着人家，所以這種事用私函，動友誼，倒許能辦得到了。

差人走後，闔衙官員，陸續報到，跟着順天府大班也到了，此人姓張名天佑，江湖中有個綽號，人稱鐵嘴神鷹是個老捕快，現在已竟六十多歲，手底下有兩個得力的徒弟，一個叫快手韓琪，一個叫花刀馮義，這師徒三人，很辦了些驚天動地的案件。自從這老捕頭在順天府當差以來，盜賊斂跡，不敢在鐵嘴神鷹眼皮底下作案了。老捕頭鐵嘴神鷹張天佑對於平常案子，輕易不肯親自出馬，是由他這兩個得力的徒弟去辦，遇到了重大的案子，自己才肯出去。這次是順天府尹因為接到刑部尙書劉大人，和壽山壽大人



的信，念在素日的友誼，不能不幫個忙，遂派鐵嘴神鷹張天佑帶徒弟到刑部覆案。鐵嘴神鷹張天佑來到刑部面見這兩位尙書，壽山壽大人，和劉文翰劉大人很是客氣的對待他。師徒，告訴他們這次請你們師徒來幫忙，爲是保護這名正犯，這可並非是這名犯人想要圖逃，實是有匪黨想不利於他，這是有仇人，張天佑向上回道：「這種事倒真是少見，犯人已置身囹圄，依然不肯甘心，還想要他的死命。這在江湖道上，可算是盡殺絕，在國法上更是千犯法紀了，下役定能仰體大人之意。當時這老快手偕同徒弟下來，由本衙的督捕司官役領他師徒，把前後地方察勘了一遍，最後領到天牢裏，把正犯指給鐵嘴神鷹張天佑看了看，張天佑見主犯程繼志相貌不俗，五官端正，雖是在囹圄中囚禁日子不少，蓬首垢面，可依然掩不住英爽之氣，張天佑立刻起了懷疑之心，心說憑自己奔走江湖，閱人甚多，他是怎麼樣的人，自己一望而知，絕不會差，自己看這程某，一團正氣，怎竟會做出奸殺案來，只是本想要盤問盤問，只是碍於刑部的法令森嚴，自己不敢隨便的和這種要緊犯人答詢，立刻隨即偕同督捕司官奔前面去伺候開夜堂，這裡按下不題。

且說鏢師陸劍塵，大力神雍和，兩人陪贅着少鏢頭程繼志，直看着差官們交了案，

見天色尙早，不敢在衙門附近遇事流連，兩人一商量，還是先行投店，兩人出了正陽門，繞至西河沿，遠遠見三星店門前出入的人很多，看情形是一家大店，陸劍塵向雍和道：「我們就在三星店住下吧。雍和是無可無不可的點頭道好，兩人才走到店門附近，只見一個店夥兩眼直勾勾的看着陸劍塵雍和，跟着迎了過來向陸劍塵道：「二位達官爺，敢是陸師傅？雍師傅麼？」

陸劍塵不禁愕然，雍和厲聲說道：「姓陸姓雍怎樣？」店夥嘻嘻笑道：「老師不要多疑，小人那知道二位的上姓，是你們二位的熟人，替你們二位把房間定下，怕是你們二位事情辦不完，來晚了房間全被客人佔了，所以替二位定下陸院的兩間乾淨的屋子，替二位交了十兩銀子的房飯錢二位看吧。」

陸劍塵心中一動，隨即說道：「好吧，你問這位姓甚麼，現在住在多少號房間！」

店夥道：「我們倒想着問了，只是這位老爺子說是不着問，你們二位知道。告訴完了我們二位相貌章之後就走了。」陸劍塵看了看雍和道：「別是他老人家也來了吧？」

（指鐵傘先生）陸劍塵說了這句，自己搖了頭道：「不對，他老人家那會弄這種事。」一邊說着，隨店夥走進三星店，店夥往裏讓，陸劍塵雍和隨着店夥走進了陸院，這道小

院，謹謹兩間東房，到是十分清靜。店夥把二人讓得進了屋之後，忙着去給打臉水灌茶，這當兒雍和向陸劍塵道：「陸師傅，這可真是怪事，這是誰和咱們弄這套玄虛呢？咱們才到北京城，那會有甚麼熟人呢？我們可得細查來人，究竟是敵是友？這事我們含糊不得，必須把他察明才好。」

陸劍塵道：「這位隱匿行藏，絕不是我們眼前所共事的人，那絕不會差的，只是另外又是那位？實教人不好推測，等店夥來了，索性仔細問問他，這人倒是怎麼個樣情形？」雍和點頭道好，店夥送進茶水來，陸劍塵道：「夥計，我們想了半，皆因為這裡朋友太多，這裏代訂房間，我們一點信息不知道，這位替我們代交房飯錢的是怎麼個穿章打扮有多大怎年歲？」

店夥看了看陸劍塵，隨說道：「怎麼？二位竟一點想不起來，這可怪，這人說是和恁二位是一道來的，這位老人家有六十多歲，一部連鬚落腮的鬚鬚，赤紅臉堂，真够威風的，穿着紫甯綢的袍子，章絨馬褂，很像個富家翁似的！……」陸劍塵忙制着店夥道：「哦！原來是這位老爺子，我們疑心他早走了，趕情今天也沒走，好了，我們知道了，夥計我們因為事情忙的，從早晨飯就沒吃好，你快去給我們預備飯吧。」夥計才抽

應道：「好吧，我這就去。」轉身到前面給二位預備飯。當時這店夥出屋子，陸劍塵不禁連連搖頭道：「這真是怪事！這又是誰呢？」

雍和道：「店夥還要說這人的情形，陸師傅怎麼用話推開，不再往下聽呢？」陸劍塵道：「再往下聽就教店家更疑心了，我這麼推他一下，表示我們先前蒙住，經他一題已竟了然，無須乎他再說了，我催他趕緊的給我們預備飯，就爲得不容他再口反問我們這種地方，不得不稍用權詐，究其實我們又沒作犯法的事，有甚麼怕的呢？不過雍師傅不知這裡的情形，這裏地面上緊極了，我們這種情形，教夥計們看着已有可疑，趕上他們口頭不慎，在官人面前露了口風，我們這裡就住不了啦。只是這暗中與我們代付店飯錢，太教人可疑了！我想遍了沒有這麼個人，這是誰呢？」當時雍和也十分納悶，心說：這是誰呢？兩人想測了半天，也不知此人與我們有甚麼牽連，當時測不出，也只能了。跟着店夥把飯開上來，兩人早早用了晚飯，容店夥收拾下去盪盪，陸劍塵向雍和道：「我們今夜到刑部衙門走走，咱們看看是否今夜過堂，既或不這麼緊着審問，我們也可到天牢看看繼志，教他也好安心。」

雍和道：「陸老師，我看我們不僅得去，還得早去，須防賊子不肯甘心，我們必須

暗中保護着我程師弟要緊。」陸劍塵道：「我們二更前後起身就不算晚，因為刑部天牢非外州府縣可比，門禁森嚴，防守週密，要是平常的匪黨，還真不易進去，不過鐵掌李兆豐，和他師兄管渣波，全是綠林中不輕見的好手，輕功武功，全超人一等，這種地方，依然擋不住他，我們慎重些爲是。」

這時天時尚早，跨院裡雖是清靜，可是前院裡尙是出入不斷的時候，店夥又進來給送了一壺茶來，陸劍塵道：「夥計，不用照應了，晚間我們不用甚麼茶水，我們十分累，要早早歇息了，我有點不好的習慣，睡覺時外邊有一點聲息，立刻就再也睡不好了，夥計你貴姓？」

店夥忙答道：「不敢當達官爺這麼稱呼，我姓王行三全叫我王三。」陸劍塵道：「王夥計，你們這個買賣不錯，很够忙的。」王三道：「查仗爺台們照顧。我們這裡房飯饒絕不是比別家賤，就仗着買賣作的規矩，主顧們格外捧我們。」陸劍塵道：「作客人出門在外，拿着店房就當家，所以說店家店家，就是這個意思。你們這裏，甚麼時候上門歇息？」夥計道：「二更天準全落燈。」

雍和也遲機問道，你們有打更守夜的麼？」王三道：「有，兩個人分前後夜巡更守

夜，店裡絕不會出甚麼意外事。達官爺住在這，更是客人們的福分，甚麼貓子狗子的誰還敢誇邊兒。」陸劍塵道：「王夥計，別這麼捧我們。我們那有那麼大的威名，王夥計，我托付你一點事，你務必關照他一聲，到這跨院來務必輕着點，最好不用進跨院，免得我們夜間不能安睡。」

店夥王三答應着退出去，這裡雍和低聲說道：「陸老師，咱跟店夥說的話，他不疑心麼？」陸劍塵道：「不會疑心，我們把燈焰撥小了，略歇息歇該走了。」

於是彼此各自和衣偃息了半晌，跟着交了二更，二人全收拾緊趁俐落，陸劍塵帶青鋒劍，雍和帶判官雙筆，全換了軟底快靴，臨出來時，雍和把燈完全撥到只剩綠豆大一點殘光，方才出了屋門，陸劍塵縱身到角門，先向前院張望了張望，並沒有人走動。打更的也在歇息，雍和已把屋門帶好，做好了暗記，這才和陸劍塵飛身到屋面，看見四下裡黑沉沉，遂各自施屋開輕功提縱術，竄房越脊，如履平地，這里離着正陽門沒有多少道，不大工夫已到了正陽門，城門早已閉了。兩人飛縱過護城河，來到城門迤東，抬頭看了看，上面沒有一點聲息，陸劍塵低低向雍和道：「少俠，你儘管施展武當絕技，八步趕蟾的功夫，先行上去，我是望塵莫及，我得用壁虎爬牆的功夫上去，少俠給我睜着

點。」

大力神雍和這種地方，倒是深得鐵傘先生的訓誨，不敢以武功驕人很謙和虛己對人，對於武林同道，尤應恭謹謙遜。這時對於陸劍塵，更是不敢以絕技炫露了。遂低聲說道：「我們一同用壁虎爬牆的功夫，翻進城去吧。」當時這二位立刻施展壁虎爬牆的絕技，全把氣納丹田，抱之守一，以脊背貼着城牆，往起一拔身，手足並用，片刻的功夫，到了城頭，翻到城上。這時黑沉沉的，往下看了看。果然城內警衛森嚴，街道上除了巡更查夜的，一隊隊的兵弁，不斷的梭巡着。城上箭樓子原有兵弁駐守，好在上來的地方，離箭樓子很遠，不致被察了覺。陸劍塵和大力神和雍，從馬道上下來，因為街上盤查的太嚴，仍從兩旁民房竄躍，直奔丁字街，只一盞茶時，已到了刑部衙門附近。

遠遠的見街口有兵役守衛，遂往東越過十幾處民房，見這一帶盡是朱門巨第，往東離開刑部衙門口，趁着巡更查夜的沒過來，穿過這條街，躍上街北的民宅，這才撲奔了刑部衙門，來到刑部西牆下，看了看牆垣高不過兩丈五六，牆頭上也沒有甚麼阻碍。

陸劍塵頭一個身縱竄上來，單臂跨牆頭，先往裡望了望，先用投石問路的法子，聽了聽下面沒有甚麼聲息，遂相繼飄身落在牆下，看了看眼前是偏院小屋子，看情形是差

弁們住宿之所，越過這層小院，前面是一帶高大的房屋，飛身竄上屋頂，這一帶全是一個式樣的院落。南北一道極長的箭道，每兩道院子，兩層房子，算一所全是坐東向西的門，每一大門前，左右立着官衙營，牆上是一對虎頭牌。一個長方硃紅木牌，黑漆字，在每一個院落前，全是有的一座坐北向南的公堂，後院全是西面一段花牆子，一座月洞門，東南北三面，滿是帶走廊的房子，裡面隱隱現出燈光，有時人影晃動可是靜悄悄寂無人聲。

陸鏢師和少俠雍和，趁着長箭道裡沒有人走動，飄身落在箭道內，借着燈光看了看硃漆黑字木牌上碗口大的字，是「直隸司」三字，兩旁還有小字，無暇細看，兩人又湊到第二個門口同樣也有木牌，是「奉天司」字樣，少俠雍和對於這刑部天牢的制度不大明白，陸劍塵却是深悉，這定是外邊傳說的刑部十八司的司官，各理各省的案件了。自己雖是知道刑部有這種制度，只是終是沒見過，遂示意雍和，要格外的謹慎，不要忽略自己遂頭一個翻上屋頂，過了這條很長的箭道，見有坐東向西的一帶羣房，見不斷的人出入。全是官服的員司，這種情形，又當深夜，平時絕不會有這麼多的官員出入，既或是有值日的堂官，對於各省解來的案子。也得在閉城門前報到，只見一起更，連值日的



官員也全歇息了，不論多緊要的案子，也沒人收了，今夜這情形分明是要審特殊的案件，這是程繼志的案無疑了。這時又見從東邊一道院落裡，走出個差人，一個提着燈籠，一個捧着一疊卷宗，走向前面。陸劍塵及雍和趕緊在屋面上跟隨，這兩名差人走向中院，陸劍塵在屋面一停，向雍和低低說道：「你看見了這裡已近大堂，雖沒有喧嘩聲音，脚步聲很亂，莫不是已過夜堂，要夜審少鏢頭了。我們要小心爲是，據說刑部衙門有督捕司專管緝捕逃亡，這裡有兩個能手，我們不要大意了，提防行藏敗露，我們有九分不利，一分的危險，沒有我們一點站脚的地步，我們只宜事情順手，一有阻碍，我們是十二分的不利，雍和答道：「我自知謹慎，陸老師儘請放心。」當時這兩人飛身竄上東西配房，陸劍塵在頭裡，脚下才站穩了房坡，趕緊下去，大力神雍和見陸劍塵往下一伏身，定是下面有人行動，自己也趕緊伏下去，好在落脚全是在配房的後坡，伏身很快，立刻把身形掩蔽起來，趕到往房下一看，兩人不約而同完是心頭怦怦跳個不住，趕情下面正是升堂審案的所在，官員差弁數十人，忙碌異常，只聽得一片靴鞋點地之聲，聽不見說話的偶有低論之聲，也是微細的不能辨，大力神雍和雖是在江湖上歷練了好幾年，經驗不能說沒有，不過像這種堂口，威嚴壯厲，法令森嚴，任你多大胆量的人，也輕易

看不到。

下面這座院子有二十幾丈長，七八丈寬，迎面是一座大堂，高大壯麗，東西全是走廊的配房，在西邊走廊下，每隔開五尺，有一隻方形紙燈，大堂口支着一對氣死風燈，在堂口簷子下垂下來兩隻紅紗宮燈，連走廊帶堂口雖有這些燈火，因為地勢太大了，走廊一帶經過的人，也不過微辨面貌，從堂口到公案桌子，是有四五丈深的地方，在正面的公案子兩旁，有一對戳燈，斜着往大堂裏西面看，是正好。看的清清楚楚，只見正面的公案，掛着紅園桌，這架公案較府縣的公案桌大着一半，可是設着兩個坐位，上面硃墨筆，提牌簽票，應有盡有，靠公案旁單有錄供的座位，離開公案有五尺，這一排全是向着東面，一張公案桌後面一張椅子，上面搭着紅椅披子，桌上是一切全齊備，每一座公案旁靠公案的左首，戳起一隻丹鳳朝陽的燭台，燃着一枝牛油臘，每一座公案旁，地上戳起一架燭台靠西邊這是九司，從頭起是直隸司，山東司，山西司，河南司，陝西司，等九司。東面不用看定是江南等九省了。這陸鏢師和小俠雍和，見不止由大堂裏不斷有人出入，院中堂口有提審司，督捕司的帶班的統率人役，挨班按次序來站班伺候，眼看前面一片步履聲，一班堂皂吏，鞭杖棍鎖的，各按值堂的次序站好，接着就是督捕司

，臧罰司，提審司，司獄司，滿漢八位司官，全是補服水晶頂子。各按職司的地位站好，隨着鼓吏擊過了升堂鼓，值堂的喊過堂威，工夫不大，就見由西邊的月洞門出來四名差人，掌着兩對燈籠，後面有九位官員，魚貫而入，趕到這九位官員走到甬路當中，東西也照樣走出九位官員，因為陸鏢師等在東房上隱身，東面出入的人看不真切，這十八位官員都走進大堂，仍然分開，相對一揖，各自歸座，全是靜悄悄的坐在那，默默無言，跟着由閃屏後走出兩名差人，向大堂內的司官說了聲：「大人升堂了。」已入座的這八位司官全站起來，西面的全站在自己公案的左邊，東面的全站在公案的右邊，只見閃屏後燈光閃動，轉出四名差人，挑着四盞紗燈，左右分開一站，跟着轉出六位官員，頭裡是滿漢四位侍郎，後面是，滿漢兩位尙書，全是花翎頭品頂戴，滿尙書鑲黃旗滿洲副都統，經筵席官，在滿人官員中，很有政聲的。劉文翰劉尙書科甲出身，歷任州縣府道，所至有政聲，後來留京任用，升任刑部尙書，清正廉明，屢昭大獄，這一案因皇上極注意，所以必須今夜審問個大致情形，明日早朝也可申奏，對於這一案是特別的慎重，所以今夜升大堂，連十八司的司官也要陪審，清朝制度，六部裡不論是尙書侍郎，有一滿人必有一漢人，這就是因滿洲入主中原，天下設官分治，融洽滿漢的隔膜，更可互相

監視，像今夜夜審，十八司無關重要，十八司中，只直隸司是應管的本司，其餘十七司，不過是陪堂的性质，可是也有參與意見的權柄，但是自有刑部以來，也沒聽說司官有駁過刑部尚書的。

當時刑部尚書及四位侍郎歸座，十八司的司官及督捕提審，刑罰，司務廳，司獄的，司官，全向兩尚書，四侍郎行參見禮。滿漢尚書，左右侍郎全欠身答禮，跟着各自歸座，司務廳的司務把點單提牌，全呈到尚書面前，只見滿漢兩尚書彼此一拱手，才由壽山壽大人提起硃筆，標了提牌到天牢提案，提司審的人役，和司獄全是官服，可是從堂口旁出兩個少年，全是便衣，全是流露着一派英勇之氣，這種練家子，單有一種氣派，老於江湖的，一望便知。那提審司向這兩個少年一點手，兩少年湊到近前，不知說了些甚麼，這兩個少年齊回頭又向旁邊和階影中站的人，正彼巨大的抱柱影着，只見從柱子後轉出一人，年約五旬左右，瘦不露骨，脣上微有短鬚，精神矯健，兩眼神光十足，陸劍塵和雍和好生吃驚，這裡竟有這樣能人，竟沒留神，險些恨了事。兩人暗打招呼，要注意三人的行動，看情形這三人說不是他這衙門的胥吏，還要多多留神，當時這陸鏢師估料的還是不差，這兩人可是順天府請來的大班頭鐵嘴神鷹張天佑，帶來的得力的徒弟

快手韓琪，花刀潘義，這二人全是鐵嘴神鷹最得力的徒弟，這二人跟隨到天牢去提案。陸劍塵和雍和知道下面已有能手保護，可是自己在暗中窺探，可十分仔細，一個稍有疎忽，準把行藏敗露，這種地方自己和雍和站在嫌疑地位，百口莫贖，所以絲毫不敢不謹慎從事。

提審和司獄去了工夫不大，只聽得西走廊後嘩啦，嘩啦，一片鉄環錯動的聲音，跟着小門燈光閃處，從裏面先出來二個提紗燈的差人，先提着燈在左右引路，跟着四名督捕提着腰刀前導，再往後就是二名司獄，兩名提審，再後面是一名提差司，牽着鎖鍊，嘩啦嘩啦的從角門裡走出來的，正是那少鏢頭程繼志。小俠雍和看這師弟帶着鐵鎖嘩啦的走了出來，這種情形，看在眼內，自己那會不格外的難過！當時這下面的少鏢頭是低着頭，隨着提差從當中甬路上走來，到了大堂前，靜立一旁。

這時堂上堂下靜悄悄的鴉雀無聲，提審司立刻上堂去回話，犯人程繼志帶到。跟那位劉文翰尙書提筆，在點單上點了一點，值堂的高喊：「帶程繼志。」兩旁站班的喊堂威，這種堂口，慢說還喊堂威，就僅這片聲勢：不亞如森羅寶殿，不論犯人官司屈直，一則這種堂口，沒有不胆戰心驚的，能够在堂上說的出話來，就算很修樣兒的了。

這時提差把程繼志帶上堂來，堂上又喊了一陣堂威，少鏢頭程繼志一身絕技，也曾仗劍入江湖，作過驚天動地的事業，只是一到了這種堂口上，混身全有些戰抖了，本來少鏢頭程繼志蒙當代大俠鐵傘先生收爲義子，把武當絕技傾囊相授，指望自己能昌大武當門戶，也好給老鏢頭光耀門楣，只是遭逢到這種窄屈，一死不足惜，身被污名，無論如也得一洗此辱！師恩未報，反令師門蒙羞含垢，自己太以愧對義父了。此次蒙恩提審這裡若是再把官司打輸了，自己就愧死了！所以程繼志這時是格外駭怕，誰想一個口供說走了，覆盆之冤，再難昭雪了，跪在那戰戰兢兢的，那敢抬頭，這時上面兩位尙書互相拱手謙讓。遂由尙書劉文翰向下問道：「你叫甚麼名字？」

少鏢頭程繼志答道：「罪民程繼志。」

劉尙書又問道：「你今年多大年歲，你是那裡生人？現在住在甚麼地方！家中還有甚麼人？你家中作何生理？」

程繼志忙答道：「罪民是生長在密雲縣連山莊，今年一十九歲，父親生前幹鏢局子，罪民幼小時，父親保鏢死在賊人手中，父親饒把命送了，反倒和賊人結了不解之仇，母親居孀，把我兄妹二人撫養成成人，實在受盡了艱辛，罪民在連山莊，只因去年有我父

執老鏢師周傑，憐念我們孤兒寡母，他們接着先父的底子，竟自照舊經營永勝鏢行，每年一到年終，周伯父必把鏢局子所賺的餘利，全照數的分給我們，周老伯必到連山莊探望我母子，把鏢局子的事略略交派完了，這種情形連山莊的人所共知，我母親因我雖是已竟出了師，可是沒到外邊歷諫過，總是差事。教我跟遂周老伯父到鏢局去歷諫歷諫，罪民跟隨我周伯父赶到鏢局去住，有事實可以証明，罪民那會在外面胡作非爲。何況罪民本着武當門戶百戒條，更不敢稍涉放浪，這種情形，求大人明鏡高懸，恩施格外……程繼志才說到這，忽聽上面一聲斷喝道：「你不用狡展，我且問你你的，綽號可叫雲中雁麼？」程繼志忙的低頭說道：「不錯，罪民倒是這個綽號。」

這問話的正是壽山壽尙書，猛的把驚堂木一拍，厲聲喝道：「大胆，你既有雲中雁的綽號，一定不是好人，你是見色起淫心，竟敢作出這種傷天害理的事來，我看抄手問事，絕不肯好好承認。來呀，拉下去，重打四十！」

程繼志忙的跪爬了半步，哀聲說道：「大人開恩，罪民有下情，大人容罪民說完，縱然把罪民斃在仗下，罪民死而無怨！」

壽山壽尙書道：「講！」程繼志道：「誠各大人所說，一個安善良民，那能有綽號

，這綽號是迹近匪類，不過罪民這個綽號，是連山莊鄉民們送的，因為那年鄉隣突起火光，罪民仗着有師傅的武功，火場救人，鄉隣送了這個綽號，大人不信，行文密雲縣，請官家調查，罪民若有半字虛言，甘當國法。當時這位壽山壽大人，低聲向劉文翰大人低聲私語了半刻，立刻向下喝問道：「你是任情反覆，你既說是有鄉隣們愛護你，給你起的這種綽號，當日在天津縣時爲何不把他供在當堂，你敢在本部堂面前這麼狡展，我如果要着看你是怎樣個銅筋鐵骨，程繼志，你可知人心是錢非如鐵，官法如爐還是爐，你要是敢任意翻案，莫說你可要自找給皮肉受苦。」當時這程少鏢頭被上面這麼緊緊的逼緊，兩傍值堂的又緊自這麼那問着，請想程繼志已是受過慘刑，九死一生的，一看到刑具，他竟吓的實在怵頭了，自己也不知是實說好，還是仍然照着當日的原供往刑部堂上供好了！自己口中只是諾諾連聲答應，只有向上磕頭，話只是不敞出口，自己只怕再一開口，上面再用刑拷問，自己實在噤受不住了。當時這種情形，教人看着十分太難過了。

小俠雍和在屋面上幾乎落下淚來，陸劍塵也是心似刀扎，這一來倒感動了一位好官，就是那直隸司司官沈鑑清，沈大人。此人歷充各地親民官吏，有沈青天之名，升堂後



，因爲本案有特殊情形，自不敢搶着說話。此時見已有不可解之勢，只是自己也很不明白，這位滿官壽山壽大人雖是出身貴冑，可絕不是那種養尊處優的公子哥兒，不懂世故，爲人很是有見機，有果敢，在朝中有賢吏之名。劉尙書是也作了半輩子官，廉穩有餘，機充不足，今日審理的情形，怎的竟有好幾處原審太以牽強，不公允的地方，他應該逐條追問才是，只是全沒往下追求，難道壽大人依照要維持原審麼？這就不對了想，到這自己一陣懷疑，可是以已往的情形而論，不會袒護原審。沈鑑清這種懷疑他又那知道這壽尙書和劉尙書早看出這程繼志這場官司十分冤枉，原審實有故意誣罪之嫌，不過想昭雪這種大獄，不得不稍重慎形，那能够立刻就帶出形跡來。這種地方就是權術，不論如何也得先迫犯人一遍，也好壓口風，這種案子，自己一個措置失當，好心白搭上，竟把自己斷送了，因爲案子雖是已回下來，這種案子，是一反一正，也許是想爲死者伸冤，也許是想爲負屈含冤再昭雪，這種天意難測，自己不敢判斷定准怎麼樣，可是默默考查，這一案，皇上實有爲程氏昭雪之意，自己就是本着良心去問，程氏子也可以把這場事抖清了，這種情形，這位沈大人頗有些揣測不出。當時見犯人已竟吓得胆戰心驚，口角幾乎說不出話來，這位直隸司仗着已把這一案的卷閱過了，想了想，自己還是站住了

脚步，遂立刻向上微欠了欠身，向滿漢兩位尙書拱了拱手道：「卑職替老大人們問問他。」兩位尙書點點頭道：「沈大人偏勞！」

這位直隸司遂一拍驚堂木道：「程繼志，你要明白，殺人可恕，情理難容，你想想誰無妻子，誰無父母，你把人家姦淫殺戮了，你還要脫逃法網，你有銅筋鐵骨，我看你就是從法網裡逃出去，也有天理來報應你！程繼志，本司想歷來江湖路上，全講究一人作一人當，你既作了這些命案，現在抵命的只你一身，你還有甚麼不顧！這時你好好的招認了，我念在你年幼無知，本司官歷來不會誘供，我只知道我作國家的官，受皇上雨露之恩，上不愧於君，下不愧於民，對的起自己，對的起兒孫，你的案情，要說給你開脫生路，那是騙你，你的罪名，再有幾個腦袋也得掉，可是律條偏一字，就大有出入。你本該斬立決的，我給你減為絞監刑，讓你落個全屍，就很可以。我是法外施仁，給你減減刑，這就是恩點你了，不過我看你五官端正，不像個爲非作惡之人，可是人心難測，這種事大約非你本願，定然有壞朋友引誘你作出這種事來，你只要把作案起意的原由，詳詳細細的回上來，因爲你不明大清法律，只要有可以摘落你的地方，我還是往外摘落你，你要是不知道本司有救你之意，你盡管發展，你也見識見識這刑部衙門的刑罰

，你倒要試試，你就是銅筋鐵骨厲害？是我煉鐵的洪爐厲害？」當時程繼志方要答言，那直隸司沈大人又說道：「程繼志，你先住口，我問你的話你要聽明白了，我可用不着你說那些開恩求饒的話：我倒不願意你這少年，只是我沒有把你放了的權柄，你再說些空話，無濟於事，程繼志，你若果屈情，也把你負屈含冤的理由說出來，事實天理上全得交待的下去才準你出口，你若說些牽強附會的話，我沒別的，先用大刑，不問你的口供，先懲治完了你，再教你畫供，你聽明白了？講！」

程繼志一聽這位大人的話，倒和緩多了，自己暗叫自己，程繼志，程繼志，這也是皇天見憐，這位大人居然容我伸述理由，我再把這機會放過去，我真是該死了，遂往前跪爬半步說道：「大人這是再造之恩，罪民再有一字虛言，那就是自甘暴棄了。」

罪民幼承母訓，從六歲喪父，就承當代大俠翁白水，人稱鐵傘先生，收爲門下，連山莊附近有青雲嶺，上面有罪民家中私有的一處山園，就在青雲嶺上，隨着恩師讀書習武，我恩師是江湖異人，嫉惡如仇。收弟子時教我在祖師前立過誓，成歲之後必須要謹守門規，門規中最重的是貪淫好色，只要犯了這種戒條，不用旁人，我老師定要清理門戶，把我置之死地。罪民在青雲嶺學藝八年，小有成就，我恩師遂於回南之先，更諄諄

誥戒，要我不負他八年辛勤教誨之恩，要謹守門規，不能爲師門增光，也不要給師門增辱，不爲師門添美名，也不要給師門留罵名，他人家說這說時的嚴厲情形，罪民頂現在想起來如在目前，恩師走後，我才隨父到瀋陽，絕不敢稍事放縱，罪民縱然因爲乍入江湖，受匪友引誘，血氣未定，一時不檢，作出醜事來。罪民也不致把姓名綽號告訴人的，罪民若是佔山爲王的盜匪，不怕官家去緝捕，或許有題名紛壁，向同道中誇張武勇。可是綠林道中也深爲忌諱有淫行的！只要犯了這種門規，絕不輕恕，罪民身爲俠義道門牆，更有家鄉住處，那敢作這種傷天害理的事呢！望大人明鏡高懸，恩施格外，罪民就是身死九泉，也感恩不盡了。」說到這裏連連磕頭，這時這位直隸司沈大人微微一笑道：「程繼志，你倒也說得輕鬆，這案不論是你否所爲，本司只問你，天津出了這幾件姦殺命案的時候，你在家中麼？」

程繼志道：「罪民那時正隨鑲局中周傑周老伯赴瀋陽鑲之時，求大司管行文調查，罪民若有一字虛言，甘當國法！」這位直隸沈鏡清，若要本司體好生之德，俟我行文盛京將軍，請他調查天津縣出案時這程繼志，是否准在瀋陽？」這片話沒容直隸司說出口，已竟怒惱了一位侍郎，本來官員中有天性忠誠仁厚的，就有天性涼薄的！他也並非是

團甚麼情託賄賂，天生來的性情，沒有感情，這刑部裡四位侍郎中，就有一個漢官有辛侍郎，就是這種情形，他於人無恩無怨，專好吹毛求疵，對於兩尚書以及直隸司，所有偵問情形，這位辛侍郎全看着不對，一再容忍的這麼聽着，此時見直隸司道種情形，實有諷懼之意，遂向直隸司沈大人道：「沈大人，你要想這麼審訊，可實有給犯人造成避重就輕的機會，兄弟有一點拙見，要偵問偵問他，沈大人可得原諒兄弟。」

直隸司沈鑑清道：「見仁見智，各有各的見地，辛大人盡情審問。」當時這位辛侍郎道：「那麼兄弟失禮了。」說到這面色一沈，好像臉上罩了一層嚴霜。這才要嚴審程繼志，少鏢頭又遇磨難。

第五章 大力神天牢探師弟

且說少鏢頭程繼志這次提到刑部，幸遇仁厚賢明官員，頗有開脫自己罪名之意，這時偏又遇上這位辛侍郎從中作梗，自己就知不是好兆，自己官司不易逃出去了，隨聽上面說道：「程繼志，你可得放明白些，你所說行文瀋陽，調查你是否真到過那，這是你一向情願的事，你若供出你會到過邊疆，曾到過海外，本部堂就得到海外去給你調查麼

，你是故意推拖，信口胡言，本部堂不給你厲害，你也不肯招認，來呀，大刑伺候。」刑房掌刑的吏役忙把夾棍放在了程繼志的面前。嚇得他面如土色。程繼志戰兢兢的叩頭道：「大人，你要用嚴刑取供，三木之下，何求不得，罪民不是銅筋鐵骨，大人可教罪人怎樣招呢，罪人這叫情屈命不屈，」辛侍郎辛大人冷笑道：「你自己作的事你自己會招認，難道教本部堂替你捏造供狀麼，你在府縣把採花殺命的事你全招認，來到這你還供，那不過你是痴心妄想：我只問你有供無供，」程繼志咬牙說道，「罪人不知說什麼，」辛大人把公案一拍道：「好，」跟着向掌刑的喝令：「用刑，」如狼似虎的皂吏把夾棍給程繼志套上，辛大人又問了聲招不招，「程繼志索性也不往堂上哀求，瞑目受死。辛大人把衣袖一拂，喝了聲：「收。」

掌刑的剛要去緊繩套。猛聽得大堂的屋頂樑……：……一聲暴響。嘩啦的一堆瓦木灰土掉下來。不偏不斜全掉在刑部正堂辛大人面前，公堂上立時起了一層烟幕。衆官員疑惑大堂要倒塌，全不約而同的站了起來。抬頭看時，見頂樑糜爛樣子一點有沒，看天花板，塌下一尺多寬。二尺長的窟窿來。辛大人不由的十分驚駭。連說：「怪道怪道，」督捕司的外班快手，全在大堂簷下伺候着，這時聽得大堂上一亂，立時全拔腰刀保護

差事，鐵嘴神鷹張天佑帶着徒弟在堂口守候，見這位幸侍郎性情乖僻，眼看着犯人要受大刑自己不知不覺的很是同情這罪犯，那知變生意外，頂子塌下一塊來，自己是來保護堂審，先保住差事要緊，却令兩個徒弟上去察看，有無別情，這還好要是鐵嘴神鷹張天佑到屋頂上去搜查，陸劍塵和大力神雍和，就不易脫身。

快手韓琪，花刀馮義師兄弟二人，竄上大堂，只見靜悄悄的那有甚麼人跡，二人認為這定是這里房屋年久坍塌，趕到剛要往那坍塌處去查看時，只聽得東邊微有些聲息，兩人趕緊一縱身竄了過來。脚尖才點東廂的屋頂，只見從離門五六丈遠的屋面，湧起一條黑影，這人的身形十分矯捷，兩人趕緊追趕過去，展眼間那條黑影已然翻過刑部大牆，這條黑影似乎與這衙門裡無關，可是既已追出來，索性倒得看看他究竟奔了那里，兩人那知道被這條黑影所誘呢。

那鐵嘴神鷹張天佑剛闖進堂口，身旁有人扯了一下，張捕頭一看正是這裡的督捕司，司官李海珊，扎昆珠兩人，張天佑也是老公事了，立刻一聲不響把脚撤回。問二位老爺有甚麼事吩咐，「李海珊道，「老哥上去可千萬別說走了，千萬別掛出有江湖道上的事，那一來我們的臉面全不好看，也担着責任呢，」張天佑點頭道，「曉得這二位司官

上去查看，扎昆珠道：「這定是武林高手動的。」李海珊道，「扎老爺，要那麼一說，準給自己找麻煩，不如說是因年久失修，上面裂痕頗多，極宜修理，請速飭工補修，以免危險，這麼一回復，他們怕僵死，定然趕緊退堂，又不露痕跡，又免得我們担疎防守，捕務廢弛之嫌。扎老爺看這麼辦怎麼樣，」

當時扎昆珠點頭道：「老哥你是老公事了，我跟着老哥你一塊當差，多長些見識，就這樣辦吧。」二人隨繞到大堂旁道內飄身下來，繞到堂口，只見差役們正在收拾公案上的瓦片灰土，那情形還要接着審問，督捕李海珊向本司的司官一報告，司官馮志良這時向上面二位尚書王大人一報告，兩位尚書才有些駭怕，當時可就遷怒到司務所，把司務所的司官傳到，厲聲申叱道，「你們職司本衙門置辦，修葺，營造，囚糧，一切事宜，那一項也沒少動支了公款，如今竟令大堂失修，屋頂塌陷，本部堂的命全在你手裡攢着，分明是營私舞弊，虛支冒領，盡飽私囊，本部堂可不重辦你們，連本部堂也要被御史參了，來呀，先把他看管着。」可憐這位司官有冤沒處訴去，想要分辯，大人那容他多說，立時被帶下堂去。

這裡由侍郎辛大人填了押票。今提牢司獄兩司的人把少鏢頭程繼志仍然還押。隨即



賊堂威退堂，十八司的司官各回本司，刑部尙書，既左右四位侍郎到花廳休息，互相討論案情，暫且按下他們不題。

且說陸劍塵和大刀神雍和伏身在屋面上要看看這一堂怎樣過法，及至看到這位幸侍郎暴戾不容說話，心說那裡全有冤家，自己想再一動大刑，程師弟非當堂斃命不可。幾次要下去救師弟逃走，陸劍塵情弊囑咐不准造次，雍和也知道若下去一動手，定然落個玉石俱焚，情同造反，只是勢逼處此不得不走極端，陸劍塵一再相阻，只好忍痛暗中看着，直到後來辛大人要用嚴刑取供雍和才向陸劍塵道，「陸老師，你看我師弟眼看着慘死在嚴刑之下，我若再坐視不救，直禽獸不如矣，弟子寧死在刑部衙，也不能再顧忌一切了。」製判官雙簪剛一長身，雍和一長身陸劍塵忽然猛把雍和衣袖一扯，趕緊伏下身去，自己也隨着往大堂屋頂上看，只見隱約似有人影在房脊後晃動，猛然一聲暴響，響聲方落，只見一條黑影從大堂後面躍起，急如飛隼，一起一落，已往西出去足有六七丈，往西配房一落，又復騰身而起，展眼間踪影皆無，跟着大堂一陣嘩亂的聲音，陸鏢師忙向雍和道：「我們得另找隱身之所。」剛說完這話，就見下面有兩人作勢要竄上大堂一換腰先斜竄出三丈多遠，落在後一排倉泮屋頂，雍和也隨着退下來，這裡離大堂稍遠。

，頗爲黑暗，足可隱起身形，這兩人剛伏下身去，大堂頂已上來人，正是督補司了李海珊，札昆球兩人，後來這兩人下去，二次反回來時見已退堂，雍和暗暗慶幸，知道適才大堂屋頂那條黑影給解了當時這場大禍，此時提牢司獄解着師弟奔了原來的西邊月洞門，雍和低低向陸師父說道：「陸師父，弟子想他們定是仍把我師弟收監，弟子想暗中跟隨到天牢看看我師弟，我們路徑不熟，省得再去找。」尋陸劍塵也想去問兩句要緊話，遂點點頭暗中跟隨着奔了西偏院。

往後面越過了兩道院落，往西是一條大箭道，陸劍塵把雍和扯到一旁低低囑咐千萬留神那留着黑鬚，未穿官服的，這人好生扎眼，我們別饒了跟頭還輸了眼，我們得時時留神，雍和答應着，容前面的人走開，仔細看時，在房上見下面燈光轉從這條箭道往北走，走到北盡頭，迎面上是一座黑柵欄門，滿是八寸方的木柱做成，上面門樑作圓形，每一根木柱上，裝就一根鐵壁，可是三個尖子，形如魚叉，滿帶倒鬚鉤，門頭上繪着一隻猛獸，似虎非虎，似狼非狼，不知道的成如虎狼目之，其獄門上所畫的實名叫「獠狂」。獠狂乃龍生九種之一，且說雍和，陸劍塵，在上面跟隨着，見前面的燈光到獄門那站住，跟着裏面一陣蓬松鎖的聲響，獄門大開，裡面也出來一對掌燈籠的獄丁，把犯

人全放進去，獄門跟着閉了，提差的官役交了押票仍反回來，陸劍塵跟雍和在上而候等下面的官人過去，隨帶雍和撲奔後面，來到獄門前，箭道兩旁的房子跟獄牆隔開，不相連屬，陸劍塵看了看形式，見這一段大牆建築得非常莊嚴，下面虎皮石作的大牆滿是官密的磚料壘成，上面密排着鐵壁，高有三丈，陸劍塵低向雍和道：「你在下面略待片刻，我先上去破除上面的障礙。」說罷聚精會神，氣貫丹田，肥大的襖袖，往上一抖，一鶴冲天式，騰身而起，左手抓住了牆頭的鐵壁，身體貼着牆，又用右手開了間鐵壁的力量，知道這種鐵壁與平常不同，嵌在牆裡的鐵筋比平常的長，這種磚又結實，再加用三合土灌漿，插在磚裡的鐵筋牢牢的跟牆頭固結，要是憑自己的腕力未必能把鐵壁拔下來，只是自己既告了奮勇，這時一個作不下來，真把人臊死，就是勉強也拔的下來，勢必將上面的磚跟灰土帶下一片來，下面一見響聲，柵面守籠的獄丁聽見頗有不便，想到這裡遂不敢大意，遂運用氣功，提丹田之氣，貫於右臂，注於右掌，握住鐵壁的上節往外一推，把鐵壁給折灣，如法的折了兩枝，當中已能容一人出入，自己單臂跨牆頭，往裏看了看，只見下面還有一道重門，偏西才是監獄，籠道中有獄卒來回走着，陸劍塵暗打了主意，自己翻身下來，雍和問道，「陸師父，上面障礙不妨事麼？」陸劍塵道，

「此處比較外州府縣獄有天淵之別，萬不可大意了，我們不要用提縱術上去，恐怕音響大了，驚動了裡面的獄丁，裡面籠道中尚有瞭望的獄卒，我先把 he 收拾了，免得礙手碍脚。」陸劍塵指着上面道，「你看，不要錯了地方，上面只有那兩根倒着的鐵壁是出入的地方，記住了。」雍和答應，陸劍塵二次上了獄牆，探身看了看那獄卒正向裡面二道柵欄內張望，陸劍塵輕飄飄落在獄墻下。此時雍和仍用壁虎爬牆的輕功到了墻頭，反身單臂跨住墻頭往下探望，見陸劍塵還有些遲疑，大月神雍和心想除障用不着客氣了，自己搶先動手吧，往下一飄身，蹣跚潛踪到了那獄卒的身後，輕舉左掌往獄卒的背上一拍，那獄丁猛一回身，問了聲，「誰，」雍和右掌用食中二指，照着獄卒的咽喉穴點了輕手，又在關元穴點了一下，這兩手一邊是噤穴，一邊是軟麻穴，雍和是武俠門弟子，不肯無故傷人，所以點的全是輕穴，若是點重了，這人當時就能廢了，輕輕點了穴道，「不過當時不能行動，不能喊叫，越過一個時辰後，就是不給散穴道，也不至於緩不過來，這獄丁被點後，當時就像癱瘓一樣，坐在柵欄門旁不言不動，陸劍塵十分驚異，這位少俠，果然不愧名家弟子，果然歷江湖，不同凡響，自己幸虧沒十分相阻，此時還算保全臉面，趕緊一飄身下來，此時細看天牢中的形式，只見那柵欄門前東西兩邊，全有

四間房子，屋內全有燈籠，除正面擺欄門之外，在東面尚有一塊小的黑板，在門旁掛着一個地白字的木牌，雍和來到木牌下看了看是女監二字。陸劍塵這時已翻進欄門內，雍和也隨着進來，只見裡面是東西對向的監獄，每一個黑板門上，全有一個方洞，在門的偏左一帶的四個小木欄窗戶，微微透出光來，這情形是每間至少有三四間的地方，陸劍塵回身向雍和一點手，雍和來到了面前，陸劍塵低低說道：「巡風，」二字，雍和會意，在籠道內巡視着，陸劍塵先奔了東面頭一間。見門頭上有一只白牌子，藉燈光看出是一個「天」字，知道他這裡是天地元黃編的號頭，從黑板門往裏一看，只見裏面陰慘慘的一盞菜油燈在南面牆上掛着，離南牆六七尺的北面，是一排五尺高的木柵欄，柵欄裏才是犯人，這才叫作囚籠，囚籠門前東牆下支着一個板舖，板舖上坐着一人，因為燈光太暗，看不清面貌，正在這時，猛然間籠裏一陣呻吟之聲，板舖上那人一聲怪叫跳下舖來，嘩啦嘩啦的腿上鐵練錯動，猛孤丁的這一下起來，連陸劍塵全是一驚，只見這人站起來，身高足有七尺，頭上有三四寸長的亂髮蓬蓬，挽着個牛心髮髻，掃帚眉，血球眼，翻鼻孔，連鬚落腮鬚鬚，灰黑膚的色，穿着罪衣，勾把兩袖管跟兩褲管全捲起，從舖邊抄起一條藤棒，口操山東口音罵着：「吊進子的，不好好挺屍，吵的老子睡不

。一邊罵着，一邊從木籠的縫子裏伸進藤棒，一路亂打，裏面只有轉側鐵鍊錯動的聲音，連個曖昧的全沒有，這個兇惡的罪徒，一頓藤棒打完，氣喘七的往板舖上一坐，壓的板舖嘎吧吧直響，從門上方洞往籠裏看，借着籠內的一點燈光，迎着細細一看，見裏面是地上舖上稻草，在稻草上例着七個囚犯，頭髮全不甚連，可是在稻草上滾的相亂鷄窩似的，所幸還全是面向西，正衝窗戶，陸劍塵見這羣犯人裏沒有自己人，剛要轉身，就見雍和急忙的湊到身旁，低低說了聲：「有人要出來了。」雍和說罷一提腰飛身竄上墻頭，陸劍塵也不敢怠慢，隨着縱上屋頂，兩人伏下身去，就在這時，西邊一排監獄的北盡頭的門口燈光一閃，出來兩名獄卒，掌着兩只白方燈，上面有紅字，燈籠一轉動，看不清是什麼官銜，跟着出來一位司獄吏，後面隨着一名獄丁，抱着一面水牌子，獄吏向獄卒道：「上面公事緊，別淨廢點收，索性重查一遍吧。」獄丁齊發了聲「是。」前面兩個掌燈籠的齊奔了東西頭一個門，正是天字號監獄，掌燈籠的獄丁把門挑了，進去一個掌燈籠的獄卒，此時那站在門口的獄卒高舉着燈籠，那抱水牌子的高聲喊着，水牌子上的名字，外面喝一個名字，裏面答一聲「有。」只聽那抱水牌子的，一共招呼了八個人名字，陸劍塵這才知道那個打人的也是囚徒，不禁暗嘆這獄中的黑暗，到處皆然，

相刑部天牢，乃是全國的最高刑罰的官署，虐待犯人，與外縣無異，這種不良的獄政，直到近年才完全改善好，給了陷身囹圄的謀了許多福利。

且說這位少俠雍和暗中察看獄吏察監的，這時那獄丁已竟把天字第一號監獄查過，已查到元字第三監，在喊過的人名也沒有少鏢頭在內，陸劍塵暗暗詫異，趕到查到洪字第七間，頭一名招呼的就是少鏢頭程繼志，底下再接着招呼的名字，全是另外的犯人，這座天牢只有十四個號頭的監房。

等到獄吏把各監獄全查過，那獄吏仍然帶着獄丁等回了西面獄裏的頭一間，陸劍塵向雍和一點手，雍和躡足潛踪的到陸師父面前，陸劍塵一指第七號洪字監，雍和會意，二人飄身落到甬道內，來到第七號洪字監獄前，看了看也是右首一座黑板門，左首兩個鐵柵欄窗，陸劍塵來到門首，從方空往裏一看，只見裏面情形大略與第一監相同，看牆的却是個年約六十餘歲的老者，一身的罪衣，坐在迎面的板鋪上，形容枯瘦，短嘆長吁，陸劍塵看出這情形，此人定是安善良民，那種氣概頗有官家氣派，再往柵欄內一看，裏面計有六名犯人：全是在稻草上倒着，隱約的看出少鏢頭程繼志在內，看了看門已上鎖，陸鏢師伸手把鎖頭抓住，用力一擰，喀吧一聲，硬把鎖頭給擰斷，門鎖這一擰

面看籠的老者站了起來，陸劍塵怕這看籠的出聲，一拉獄門，向雍和一揮手，雍和一步箭步，縱至那老者面前，把判官雙筆老者一恍，厲聲喝道，「不准出聲，敢違命者，准叫你作鬼，」那老者見進來這少年，仗着奇形兵刃，厲聲向自己喝叱，老者已經是站了起來的，此時嚇得又坐下了，此時陸劍塵也隨着闖進來，向那看籠的老者道，「你只要不聲張，我們決不傷害你。」那老者忙答道。「我……我……我不敢。」雍和把雙筆向老者面上一恍道，「住口。」此時獄內的犯人全都驚醒了，嘩啦嘩啦的一響，大力神雍和恐怕他們喊叫起來，遂一轉身到了獄門木柵欄前，用沉重的聲音向裏面的犯人說道，「衆位被難的朋友聽着，我乃武當大俠的弟子，今夜到這裏望着好友，我們門規至嚴，不敢作枉法的事，也不是要單獨救我的師弟出獄，你們不要生妄念，乘機暴動的，饒逃不出監獄，反倒罪上加罪，有敢不遵在下之言者，必把他置之死地，你們只要放聲喊一字的，就以此物爲例，」雍和說到這裏，暗定了這座獄門，把兩臂一伸，握住了柵欄上兩根木柱，脚下暗成子午椿，用混元一氣功，雙臂一用力，整個了木柵欄，從土中拔起，咯支咯支木槽錯動，兩邊嵌入牆裏的橫木一動，牆上的灰土嘩嘩的往下落，連窗戶全微微作響，只要往外一帶，這監房就訇倒塌，一班囚人全嚇得胆裂魂飛，面如土色，師



兄弟這一會面，這才要捨死忘生，保護少鏢頭，山左大俠單松齡單劍逐羣兇，湖前塵明君翻大獄，雲中雁奉旨訪盜賊，~~空~~續集中叙出。

續集記略

大力神雍和以大力警城囚，與師弟得暢叙師門之誼，陸鏢師更與程繼志計議雪冤之策，天牢又現賊踪，單松齡單劍逐羣兇，辛侍郎夜逢異事，單松齡夜入清宮，替程鳴冤，辛侍郎秘摺陳異事，湖前塵明君翻大獄，程繼志重視天日，雲中雁奉命緝元兇，翁大俠親護義子，少林僧鐵棍鎮荒園，訪嵐山日遭三險，羣俠三訪少林僧，鐵傘先生夜闖羅漢堂，僧俗較絕技

